

以猶膏述林



籀廬述林卷五

瑞安孫詒讓

尚書駢枝敘

自文字肇興而邃古語言得著於竹帛彙字而成語
彙語而成辭馳騁其辭錯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
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彘蠢愚
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也
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繁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
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旨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說
不越厥宗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古記
言之經莫尚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殊唐虞典
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彙而難讀是豈如後世楊雄

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云乎天子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而無弗達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辭也釋詁之篇託始于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惟詩亦然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致奧衍證以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弁若合符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免然冰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詰籀爲病不亦宜與書自經秦火簡札殺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

博士之所讀所謂隸古定者或以私臆更易展轉傳授舛悟益孳漆書古文蓋多段藉如非匪率爲隸今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恣古文著心於文中今所傳鍾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恣字而有譌作盜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其它文字殊異復數百科書之譌易無完札固不待八尼而然矣書有八尼見段氏撰異乾嘉經儒治尙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孫開如莊葆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辭尤爲究極數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詔輒苦其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偵到以爲釋而綴索晦澀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撫蒙所私定與

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約舉古文辭之要略以示家墀子弟俾知雅辭達詁自有焯然之通例可藉文字句讀以進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逮尔

名原敍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爲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爲之邈後孳乳寔多而六書大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爲正其所錄古文蓋摺拾漆書經典及鼎彝篆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襍廁其間而叵復識別况自黃帝以迄於秦更厯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

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
變易孳益巧厯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
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
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渚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
或定爲商時契刻閒與籀文同或本商前
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
琢迹爾余少者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誤錄
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
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取括
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選其後品物眾而情僞滋
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
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更
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者異或襲非成

是積久承用皆爲科律故厯季益遠則譌變益眾而
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厄蓋秦漢閒
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恣爲文
與窳形近金文文多作
窳作絕相似與而書大誥曰窳攷窳

王前窳人窳武則皆文之譌也古文有載市卽禮之
齋鞞又有裁字當爲齋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
俵俵載則載裁之段也庸古文作臺與散偏旁相涉
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散倍散則附庸之譌也
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
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
李斯者三君所傳尙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
過三君而迺奮臆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悖

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續通
隨體詰訕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
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錯說爲例又至
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
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段借至多茲不遑論
合略摭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王休諸家所無之字略有多誤不足依據唯合拓本所無之字略有援證餘悉不馮也龜甲文徒劉氏樵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岐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取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
辜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覲金石琢刻
日出不窮倉沮舊迹儻重見於人間後之治古文奇
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斂指或得冥

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

契文舉例敘

此書稿本予丙辰冬日得之海上以遺羅非官於事二八入古石齋叢書中

文字之興原始于書契契之正字爲契許君訓爲刻

蓋銀刻竹木以著法數斯謂之契契者其同聲段借

字也

周禮小宰八成聽取予以書契乃契券之一種與易書契小異

詩大雅縣云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訓契爲開開刻義同是知契

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華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

又云遂吹其燠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

鑿也亦舉縣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卽士喪禮之楚

焯所用灼龜也綜觀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

契杜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

同名異物金契卽刻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

竟紀事以徵吉殆皆有契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焯然商周以降文字籀孳竹帛漆墨日趨簡易而契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所存古文舊籍如掩中古經西州賸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出晉太康初亦復如是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迄今數千年人間殆絕矣邇年河南湯陰古羗里城培土得古龜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劉君鍊雲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爲殷人刀筆書余謂考工記築氏爲削鄭君訓爲書刀刀筆書卽契刻文字也甲文旣出於刀筆故庸峭古勁觚折渾成恍若讀古史手札唯瑑畫纖細拓墨漫漶旣不易辨仞甲片又率爛闕文義斷續不屬劉本無釋文苦不能覽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季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氏皆出周以後賞鑒家所藥榻爲商器者率臆定不能塙信每憾未獲見眞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奇迹愛翫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種者參互案釋迺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消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傳人名號未有謚法而多以甲乙爲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羗里於殷屬王畿於周爲衛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衛國故甲文亦有商周衛諸文以相推諛知必出於商周之間劉君所定爲不誣至其以籀爲子以彝爲係閒涉籀文或疑其出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籀十五

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書九千字雖爲秦篆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幾七八斯固不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從橫反正造糾互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葡官成本無雅辭奧義要遠古契刻遺文稽存辜較朽骼畸零更三四千年竟未漫滅爲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抑余更有舉證者尙書洪範原本雜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說咸謂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爲雜水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爲九疇馬鄭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

繇簡之閒今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輒數十計元龜全甲尺二寸必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雜水龜書殆亦猶是蓋本邃古之遺文賢達寶傳刻著龜甲用代簡畢大禹浮雜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緯候詭託以爲神龜負書文瑒天成後儒矜飾符瑞遂若天璽神讖祥符天書同茲誣誕實則契龜削甲古所恆覲不足異也此似足證經義輒附記之以論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籀高居士書

周禮政要敘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

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懵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十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

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摺撫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古經以自張其虛僞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尔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尙眾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鼂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穉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敘

漢志墨子書七十二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

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怖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脩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了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純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了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

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眇故掇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為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荆通涂徑多所覬正余昔事讎覽有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榮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明槩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麻開放刻明茅坤本并為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用相勘覈別為寫定采俗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叵友戴茂才聖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諛悒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葡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眾碍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諛字例為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為不謬者輒就畢本更為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詰據宋槧本淮南子閒者發其疑悟詰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諛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蕘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為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尚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文尚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虜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
不僚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砮蒺氏之
砮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折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性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啟使赫
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赫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
與漢書述尚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赫斲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
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慎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岐互尤不易理
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
文舊校精塙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
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
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
竟復記於後

墨子後語小敘

墨子之學止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
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指尊儒而宗道墨
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擲采極博於先秦諸了自儒家
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
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
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
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
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

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

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

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

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

子書傳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

不黔文選答賓戲又趙岷孟斯其諷矣至其止魯陽

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

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

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

洞究象數之數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

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
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

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竿彼竊耳食之論以為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傳略弟一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

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

藝文志蓋本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劉歆七略

公輸班與墨翟並當眾說舛悟無可質定近代治墨

子書者畢沉以為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

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

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

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二年即合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才

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殆皆不攷之過竊以合五十五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

問答見貴義魯問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公輸諸篇

安王十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楚吳起

之死見親士篇在安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十四年幾及百

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家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

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

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

近代譜謀書或謂子思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

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其本傳

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
 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內篇
 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弑而史失載
 墨子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
 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經傳尚不無差
 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
 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
 足據不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
 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
 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著之史記六國年表
 年與左傳不合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
 年代無致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春秋後非
 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為四大國時燕
 秦尚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合並不列於表雖

不能詳塙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墨子年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

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當

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
 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

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
 人即指七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

多勇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為陽城君
 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

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
 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

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彙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

附存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與艸本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墨學傳授
攷弟三

墨子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尠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間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答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

忘其用

韓非子外儲說上左

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

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

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子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襍眞贗糅莒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礪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墨子緒聞弟四

春秋之後道術紛岐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闢楊

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篇世況夫樹一義以為藥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藹醇以孝慈為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媵一學者咸崇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卯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為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曖昧之說

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還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泉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墨學通論第五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為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為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胡非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

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佗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還

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為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

無援時代或稍後與田球書惟阮孝緒七錄尚箸錄

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

容子鈔見意林及高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

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即漢志儒家董無心

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惟纏子為董子宋時尚在崇文目及宋史

藝文志並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

入儒家田球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檢覈羣書不無遺闕合略

足悌也田球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

為校補都為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闕悌然田

球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 與其自對楚王以文

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

明鬼非鬪與七十一篇之悌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

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

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

瑕遂為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採而錄之以

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札沈弟六多敘

詒讓少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

豐丙辰丁巳閒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衷園

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度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

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

以為樂也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

達公所集彙經解始

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既又隨家大人官江東
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閒收得之亦
彙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日誦遇有鉤棘難通者
疑悟彙積輒鬱轆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
它編迺獲塙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
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覲放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以采
獲咸綴識簡端或別紙識錄朱墨戢香紛如落葉既
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爲之疏詰稽覽羣籍多相通貫
應時楠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
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艸襍選殆盈函衍矣竊謂校

書如讐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閒舉譌文若以立爲齊
以肖爲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束
皙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
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彙舊籍率有記
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尙書盧紹弓學士孫鼎
如觀察顧澗蒼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
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尙大昌
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資攷
證綜論厥善大氏以舊彙精校爲據依而究其攷悒
通其大例精思博攷不參成見其謚正文字譌舛或
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
類通轉爲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

也則或穿穴形聲摺摭新異馮臆改易以是爲非乾
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邛爲精博凡舉一義皆塙鑿不
刊其餘諸家得失閒出然其稽覈異同啟發隱滯咸
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

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譎於乾
嘉諸先生無能爲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襍志及盧
學士羣書拾補伏案孳誦恆用檢覈閒竊取其義法
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
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
毋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爲武劉
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
黎棗鈔棗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

之變遷有魏晉真艸之輟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
失有宋元明校槧之屨改達徑百出多岐亾羊非羶
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匱
臧自以卅年覽涉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還齊
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逐錄申證
厥誼閒依盧氏拾補例增識舊本異文以備甄攷漢
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增糾正寫成十有
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閱博別有箸錄以
族續訂冊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
閱旨未窺百一然匡違罔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臆
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儻增
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旣竟

謹舉漢唐以來校讎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商權焉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

易簡方敘

宋永嘉王德膚易簡方一卷見陳氏直齋書錄馬氏經籍攷明以後自文淵閣書目外絕無箸錄蓋中土久無傳本矣此本爲倭寬延中刊本當中土嘉慶間其改明藥料性治及飲子藥治法後撫刻舊本木記有是春堂注方善本及四明楊伯啟刻於純德書堂等字而市肆圓子藥綱目後亦有題記云所舉局方多不載方今竝注其下云云蓋正文爲德膚元本而注則重刻者所增益故書端有校正注方真本之題大抵皆書肆所爲所謂楊伯啟者亦陳芸居余仁仲之流亞

與冊中所載方皆尋常習用圓劑今醫家猶傳用之無異聞新義以其簡明易檢故宋時盛行於世屢經刊校流播海外更歷元明佚而復顯足以補

四庫儲藏之闕亦臧書家所宜珍祕也曩游滬濱於書肆購得此本敬呈先君子以其爲吾鄉宋元醫家最古之冊驚喜繫日手跋其後擬重刊之而先君子以乙未冬捐館舍詒讓孤露餘生未遑理董既釋服

迺檢付梓人以仰成先志倭本增注亦大書與正文同今改爲小字以便省覽亦以其非德膚舊本不宜淆混也倭中所傳尙有施發察病指南論續易簡方論盧祖常續易簡方論集王暉續易簡方脈論皆吾鄉宋元醫家佚書俟更訪求廣續刊之亦先君子之

志也光緒戊戌孟陬

古今錢略序 代家大人作

泉幣之興蓋始于遂古而漢魏以前無圖譜之書其見於史志者文字形制存其大較而已不能詳察也加以制度婁更前世舊泉多廢罷鑲鑄其僅存者摩鉛翦郭往往毀于賈豎之手爲儒者翫覽所不及故其時通人訓釋經史偶涉泉制率莫能於史志之外有所增益或疏舛迤易與史文相迂如唐固注國語以新莽大泉當周景王大泉而張晏注漢志據所見金刀疑史文之誤並爲韋昭顏師古所糾則以其時無紀錄專書僅見流傳舊泉憑以爲說之故也泉譜之作最古者爲劉氏泉志其書出于梁顧煊譜前此

張端本錢譜及李佐賢古泉匯並不能得其撰人余謂隋志五行類載阮孝緒七錄書之目有劉潛泉圖記三卷記志古通用疑卽此書也鍾官紀述此其濫觴踵而作者自顧譜外有唐封演李孝美等數家今皆不傳其傳者

惟洪文惠泉志爲完帙然舛謬甚多不足依據乾隆閒官撰錢錄始補正洪志之缺誤風尙旣開海內好事者爭購覘奇異樵拓爲譜百餘年來著於錄者無慮數十家 其體裁大略相等而蒐訪旣勤所得之泉爲舊錄所未見者或出于 內府儲臧之外至近時利津李氏古泉匯則甄錄之多至五千餘種而詳富幾無以加矣然某嘗謂泉布者食貨之大經古之造幣者輕重相權務以利用行遠其爲制必精而不窳簡一而使民毋疑及其敝也子母亾等法令婁易

幣以壅闕不行未嘗有利於國而民已爲重病然則泉法雖國計之一端其因革利病亦古今得失之林矣至于先秦古幣形制奇異可以沿流溯原稽泉府之遺軌而其文字簡古雖復形聲增省變易無方要其指歸咸不悖于倉籀與彝器古文合者蓋十八九是尤儒者所宜考覈也顧諸家之譜多斤斤焉致詳于肉好色澤之間而于古今制度及文字音讀之異莫能博稽精校以究其本宏達之儒不能無嘆焉望江倪迂存先生爲乾嘉間名儒生平精鑒金石而臧古泉尤富又得江秋史瞿木夫翁宜泉嚴鐵橋諸老相與商榷徧得其拓本加以攷釋勒成古今錢略三十四卷其書所收不及李氏古泉匯之富而援據詳

博殆過之卷首備列 國朝錢法於金布令甲綜緝

無遺麻朝錢制諸篇則又博徵前代法制因革旁及于飛錢會子之屬而攷訂文字多列前人辨證同異使覽者得以案其是非皆足補諸家圖譜之缺略信不刊之作也 某頃者備藩鄂渚與先生族子豹岑大守爲同官得受其書而讀焉竊愛其義例精善足備政書之一家非徒以賞鑒古器爲譜錄之學與鄙人素所論者奄若合符至其攷釋古金如以齊刀造邦字爲遲艷古幣甘丹字爲甘井與鄙見微有不同而附錄一卷舊聞瑣語掇集過繁駢拇枝指尤不適于用然其闕義眇旨爲他譜所不逮者固覽者所宜知也故遂揭之卷首使後之嗜古者有所擇焉光緒丁

丑正月書

咸豐以來將帥別傳敘

光緒丙申

朝廷以屬藩之亂與倭構兵款議既

成中國士大夫以

國威未振時變日亟瞿然有

人才衰乏之憂而老友朱君中我箸咸豐以來將帥傳適成比丁酉刊版既竟以書寄示詒讓受而讀之喟然曰洪楊之亂糜爛幾徧寰宇卒能戡定劭開中興雖仰藉

文宗憂勤之心

穆宗神武

之略抑亦忠勤蔚興師武臣力之效與夫粵寇萌枿於道光之季曷臣姑息溘鬱潰決遂釀爲大亂泉其竄湘鄂截江東下所至無完城遂迺南據江東北窺畿輔撚回諸匪抵巇踵發蹂躪徧十八行省天下大

勢幾殆自胡文忠公建節鄂中始陳布方略調護諸將屹成荆襄巨鎮曾

公以儒臣首勦湘軍激厲

忠義知人善任莫府既開魁傑雲集曷闔名臣多出其間川淮諸將投袂繼起威略遐布遂殛巨憝迄乎劉壯肅之平撚匪岑襄勤之剽滇回左文襄劉襄勤之定西域

國家威棱西憺葱嶺南極滇池將才

之盛方之漢衛霍唐郭李殆遠過之矣詒讓昔讀文正原才之論謂人才之蔚盛由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所爲金陵楚軍昭忠祠記則又極論用兵貴因時適變無不敝之法可狃之見唯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爲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至哉論乎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今讀朱君此編

所箸錄者亡慮數百人或衰瑰奇卓絕之志而中道一蹶隕元絕脰不竟厥功或李蔡中下之材馮藉時會光列勛籍膺五等之寵成敗榮苑之故誠不可以槩論蓋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要忠盡之臣竭其艱貞之力以相與楛持卮運志氣搏壹天必從之斯則塙然可信與文正之論若合符契者爾朱君嘗從文正戎幙講學甚悉於戲下材官健兒多相狎習常從詢兵間事輒得其詳故此傳紀述特翔實

兩朝勛臣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捭錄無所遺又閒及軼聞襍事以見偉人奇俠精神志趣所流露則奄有史公李將軍傳之奇矣所綴論述簡而篤嚴而不劇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攷纂瑣屑者較其

長短也先太僕君爲文正門下士文正之視師安慶嘗與聞營務於咸同名臣多爲雅故而粵亂初興家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以巡撫某公諱寇密疏首發其事桂林之圍親在城中幾瀕於危泉歸又奉

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鄉里墟燼詒讓甫成童展轉兵亂閒僅以獲全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朱君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抑又聞之咸豐之季寇亂方亟大軍屢挫自僧忠親王以逮塔羅江李諸名將之殉節皆一時慘變往往九重實涕率土痛心而終以胡曾兩公力維局朝野繫望若隱有所倚恃雖聞敗而不驚今距兩公之沒不逾三十年而

強敵環向兵氣不揚時局之艱危迺遠過於曩昔丙申之役湘淮雄師麇集陪京以重臣失機威望驟損雖議款息兵而海內事勢若泛蓬梗於大海茫乎不知其所濟豈人才之極盛而必衰天運之固然與無亦如文正所譏尸高明之位者不能以已之所向陶鑄一世而猥以無才厚誣天下乎斯尤詒讓所爲讀朱君之書而拊膺扼腕憤懣不能自己者矣

中西普通書目表敘

光緒戊戌秋 朝廷始更科舉法以策論易四書文將以通識時務厲天下士於是鄉曲俗儒昔所挾爲祕冊者一切舉廢則相與索諸市求所謂時務書者顧問以篇目某某則睥睨不能應黠估或示以斷爛

朝報輒大喜急持去噫講時務而求之書冊所得幾何乃并所謂書冊者亦不能舉其名科舉之匱至是其爲世所詬病不其空乎余友黃君愚初自滬濱歸出新彙中西普通書目表見示曰吾憫夫俗儒之匱將以是道之涂徑雖自愧簡淺要得吾書以索之市可以略識所從事爾蓋君書兼綜中西無所偏主故以普通爲名中書多取之南皮尙書書目答問西書多取之新會梁氏西書表芟其不甚急而益以新出之書所列不必求備閒附平議亦略揭一端不必盡其悁要然以是餉科舉之士則爲已侈矣君行甚急不及與細商惟喜俗子之有所津逮而慮夫通博之士執校讐目錄家誼例斟其離合也輒爲綜述大意

著之書端

沈儷崑富強芻議敘

自嘉道以來泰西汽船之利橫軼太平洋歐美諸強國輻湊環集而中外華洋之限決撤無復藩閼時適踵我雍乾極盛之後朝野承平法度疏闊財計內匱兵備外弛逮庚子海上兵事起而世變益亟天子宵旰憂勤嘆籌海之無術而一二賢達之士刈度於彼我長短之間亦皇然憂其不逮往往憤時慮變奮筆抗議論治之篇錄相望余疏陋不獲盡見其嘗覽涉者如安吳包氏邵陽魏氏善化孫氏吳縣馮氏諸家之書其尤著者也魏馮之書恢奇閎深善言外交多采摭西政之善欲以更張合法包孫則精治內

政於河漕鹽諸大端校覈致詳而包氏又推本於農桑不爲過高之論四家指趣不盡同而要多精實可見諸施行其意所獨至或不免畸於一隅且其書最先出則後之事變奇詭蕃頤日出不窮於慮或有所不周亦其勢然也至甲午黃海扞師遼膠繼夫外患旣日棘戍戍更化海內望治而廷議未協黨論又興於是新舊之辯譁然百出賢者扼掣攘臂悲憤鬱激其論或流於虛僞偏宕不必盡適於用而庸猥剽竊者亦希附景光乘隙而閒出紛然淆亂不可理董來日方長吾未知其所極也無錫沈儷崑內翰爲筱筠觀察哲嗣於學無所不窺尤究心經世大業旣恭承庭誥復多與賢士大夫平議商榷遂博稽五洲各

國盛衰強弱之原而甄采其精要以自鏡又雅練習
國家掌故於今日沿流文敝之失咸精究而質言
之所著自強芻議甘有六篇每篇各首揭大要而詳
舉其利病爲續議義或隱晦復附小注以發明之宏
綱細目連類並舉枝葉扶疏通貫萬變如重本根則
極陳屯墾之利開議院則痛砭自由平權之誤解明
經義則申論興中學爲保教之本蓋欲通中西之郵
折新舊之衷平實精塙非章句小儒所能窺也嗚呼
百年以來魁儒志士不忍夫淪胥之痛所爲發策陳
書強聒而不舍者豈欲託之空言以著述相矜尙哉
夫亦謂時會之窮而必變將求得當以一試也然而
或舉世傳誦而不得用或偶用而不克竟其緒則天
實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昔漢賈生建強幹弱枝之
議不用於文帝而景帝用之以削諸侯王之權董子
建崇儒廣學之議於武帝初亦未遽用後卒用之以
開昭宣之治今世魏馮諸家之書其初出也舉世方
弇聰蔽明守一而不變於非常異義驚詫若不欲聞
而迄今數十年事勢顯白政法屢更迺或與彼書闇
合則亦略用其一二矣若良醫然精思博攷以處方
不能期人之必信而旣當於病則必收其效固可券
也今

天子方將懲前愆後更法自強醴崑以盛年清望崇
晉監司行將渥膺 簡眷爲 國宣勞盡舉平日所
論著者以仰贊 中興之盛則雖內治外交機要繁

會而此廿六篇者不假他求固已衰然其有餘矣余少耽雅詁矻矻治經生之業中年以後悒念時艱始稍涉論治之書雖稟資闇弱不足以窺其精眇而每觀時賢精論輒復欽喜玩繹異以自藥頑鈍今讀禮崑之書尤幸夙疑昭寤曠若發蒙而其他所論箸若各國屬地攷各國錢幣權量攷與此書彙編爲練青軒類稿者無慮數十卷或攷辯詳博足備時需然則述造之盛方將遠轍賈董豈徒與魏包孫馮諸賢較其甲乙哉

瑞安新開學計館敘

光緒乙未東事甫定中國賢士大夫始盡然有國威未振之懼於是

京都及南洋皆有強學書局之舉而瑞安同人亦議於邑城卓忠毅公祠開學計館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綜術藝培養人材導厥涂徹以應時需意甚盛也夫時局之艱難外變之環伺而沓至斯天爲之也然人材之衰薈學菽之不講

朝野之閒岌焉有不可終日之慮則人事或不能無過矣瑞安褊小介浙閩之間僻處海濱於天下形勢不足爲重輕然儲材興學以待

國家之用而出其緒餘以澤鄉里則凡踐土食毛者皆與有責焉固不容以僻遠而自廢也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爲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窮合西

人所爲挾其長以雄視五州者蓋不外是吾鄉自宋元迄有明忠毅精通麻算而未有傳書道咸而後几山項先生菊潭陳先生始孳治宣城梅氏之書以通中西之要邇來穎偉之士又廣涉代微積之學以究其精眇蓋彬彬盛矣設以教俾後生小子有所津逮以啟發其智慧羣萃以廣其益積久而通於神則魁傑雄卓之材或出於其閒盡人以勝天而不以惰窳隳其志氣斯固賢士大夫之所樂也至於中材謹士志域凡近理財習藝以自殖其身家則小試小效固亦若操左契斯又無埃於揚摧已丙申三月冒巢民先生年譜序

家史之有年譜猶國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謂太史公三代世表實效周譜彭城史通亦謂表譜相因而作然則表之與譜固同原而異流與然唐以前國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史則有世譜無年譜先秦傳記之傳於今者若晏子春秋之類取錄言行蔚成巨編而未有分年排次故讀其書者多不得其先後閒有一二可攷者亦多岐悟莫能論定則以無編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陶杜之詩韓柳之文按年爲譜後賢踵作綴緝事迹以爲書者日多於是編年之例通於傳記年經月緯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議之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又各隨所遇而不同非有譜以精攷其年無由得其詳實卽

一二瑣屑軼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國史家傳所不及
詳者皆可摭拾入之年譜凡史傳碑狀紀述舛午不
可治者得年譜以理董之而弁然如引繩以知矩也
余治禮經嘗疑鄭君禮注與詩箋說多駁異讀山陽
丁氏鄭君年譜乃知其箋毛詩在中平以後而禮注
先行所據者三家詩也又嘗疑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之不足信讀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綜攷論學之年月
及朱陸往來商榷之蹤跡而後較然得其移易增會
之誣然則年譜之作雖肇於宋而實足補古家史之
遺闕爲論世知人之淵極不信然與如皋冒巢民先
生在明季以風節文章負海內重望主持文柄與復
幾二社抗行身丁九厄排擊奸佞南都防亂之揭名

震一時滄桑以後邈然高蹈不應鴻博之薦其志節
旣爲勝國遺老之後勁而詞藻之美著述之富於康
熙詞科諸君亦足相輝映以遺書傳播甚少無由綜
緝未得登 國史文苑之傳高文亮節鬱而未彰其
族遠孫鶴亭孝廉始捃集其遺文及地志家謀緝成
年譜一卷誦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鉤稽排比爲
傳記家言也詒讓曩嘗攬涉 國初遺聞於巢民先
生最所欽服而恨未見其傳書不及攷其事迹之詳
去冬鶴亭就婚瑞安出所著譜見眎乃得覽平生晞
慕之志竊用自幸鶴亭以妙年舉鄉薦所學甚富所
著文奄有陽湖宜興之長尤工爲詞夢白白石可與
其論它日所造殆未可量而斯譜尤其矜慎之作余

所見名賢年譜幾及百家若竹汀錢氏三洪王陸諸譜之簡要石洲張氏顧閣兩譜之詳核其尤著者而鶴亭斯冊酌乎詳略之中足以兼綜錢張之長世有精於史例者當自知之固無俟余之揚推矣光緒丙申孟陬敘

籀高述林卷六

瑞安孫詒讓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爲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爲重鎮邊釁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幕僚子弟往往紀錄其事輯爲專書今所存者若湯璫建炎德安守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則記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圍最久者六十五日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敏守德安則被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解事宣撫

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功視
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
傳帙故宋史遂不爲忠敏立傳又并守城事屬之李
師尹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屢經
傳刻乾隆閒進儲 四庫仰邀

高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冊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
有梓本獨王書久無箸錄編素黤黯幾於隲失同治
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
寫本乃其族纂修譜牒時迻謄福帙猶宋本之舊乃
與中父各鈔一冊弄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禡句
揃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踏誤疑不能
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雖對之史文不無罅

溢然旁稽羣籍則左諭僚如如錄載開禧二年十一
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巳丑破隨州十七
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陽壬
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日名雖異而趙錄亦
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爲實
錄宅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拱趙錄作拱張虎韓源死
之應山戍軍雍政馬謹以救拱等敗死惟政潰圍僅
免其事史所不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
經與監稅蔣梓告急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
墓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經見韓侂胄慟哭陳州無
援兵事彼此鉤覈可以互證然則此書所紀雖一人
一時之事而爲讀宋史者拾遺補闕其足與湯趙二

錄並傳固無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詒讓埶識其源流并著其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鼂昭德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僞爾

集韻攷正跋

集韻雖修于宋人而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甄采致備較之廣韻增字至二萬七千有奇自李登聲類日來音韻書之咳博無有及之者且其時唐以前古籍存者尙眾其所徵引若呂忱字林蕭該漢書音義之屬合竝亡失采輯家多據呂鉤沈補逸誠韻謚之總匯也顧其書元明之際不甚顯亭林顧氏作音論遂疑其不存康熙閒朱檢討彝尊始從汲古毛氏得

景宋本屬曹通政

寅

棨于揚州其本彫鏤頗精而讎

校殊略文字譌互寢失本真治小學者弗心慊也乾

嘉日來經學大師皆精挈倉雅其于此書率多綜涉

呂

詒讓

所聞則有余仲林

蕭客

段若膺

玉裁

鈕非石

樹玉

嚴厚民

杰陳碩甫

魚汪小米

遠孫

陳頌南

慶鏞

諸校本無慮十餘家顧世多不傳其傳者又皆屢轉迻錄未有成書且諸家所校大都馮據宋槧稽誤同異于丁叔雅諸人修定之當否及所根據之舊籍未能盡取而覆案之也吾邑雪齋方先生博綜羣籍研精覃思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深既錄得段嚴汪陳四家校本又日經典釋文方言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于點畫辨殊讀于

翻紐條舉件系成攷正十卷蓋非徒刊補曹本之譌
 奪寔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
 者之慢事哉 詒讓 東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途徑
 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
 徒以白首校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姓孤微遺書不守
 敝失者不可勝數嘗見邑中李氏所藏東萊讀詩記
 胡氏所藏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黃爛
 然又見海昌蔣氏斟補隅錄知先生嘗校王定係唐
 撫言其所攷證多精塙絕倫此書手稟本先生沒後
 亦敝出為先舅祖項几山訓導 傅霖 所得幸未隕隊
 家中父從項氏寫得福本而 詒讓 又于林子琳丈 彬
 許得先生所著韓昌黎集箋正平議精案迥出方崧

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先生遺箸後先踵出不可
 不為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棨之鄂中而工匠
 拙劣所刻不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弄
 手稟間有刺舉元文而餒其校語者殆尙未為定本
 今輒就管窺所及略為補注 詒讓 檢覈之餘閒有條
 記又嘗得錢唐羅鏡泉 日智 校本及長洲馬遠林 釗
 景宋本校勘記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
 續輯之呂竟先生之緒焉光緒己卯二月拙後學孫
 詒讓記

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光緒己亥秋日本大治兵於其國之櫛木歐美各國
 觀戰者四集而聞沈丹曾觀察以蜀帥奎公檄往四

閱月始歸記其所見爲書一卷於兵事外旁及工藝
商務而於學校尤詳蓋觀察以喬木世臣負經世之
學故此行於宋敵自鏡之道尤所致意而以興學與
強兵理相通貫則其義尤閎深非一曲之士所能識
也詒讓不習兵事而少治周官經嘗謂周之六軍出
於六鄉七萬五千家遠郊之內地不逾四同而立鄉
學六州學三十有五黨學百有五十國學郊學尙不
與焉其學制之詳如是斯非學校與軍制相輔之義
證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之云者納之
學校而以德行道藝督課之非徒習擊刺進退已也
百年以來西國驟強日本亦奮於東其學堂之盛與
兵力之強適相應而我國以不識字之將率頑獷

拙之兵以應之宜其不相當也自甲午款議成後深
識之士始知興學爲自強之基中外學堂林立而論
者不察猶或斥爲西法新法不知以學校治軍本於
周禮固中國二千年前之古法也余讀觀察此書旣
終卷輒揭其微旨而摭周軍制學制以證明之冀爲
討論國聞之助豈弟侈遊覽之奇哉庚子五月
書說文玉部後

許君此部說瑞玉名義咸本禮經於周禮大宗伯典
瑞玉人六玉六瑞之等摭摭無遺惟琥瓏二文相連
說解特爲詭異琥注云發兵瑞玉也爲虎文又瓏注
云禱旱玉也爲龍文則三禮經注咸無是義琥爲大
宗伯禮天覲禮方明六玉之一非發兵所用聶崇義

三禮圖引鄭康成禮圖云白琥為伏虎形孔奭軒謂當為琮之半琮圓有觚稜故半之為琥有如伏虎形其說最塙則是形類虎而實非為虎文也至瓏為龍文則絕無徵驗近代治許學段嚴諸家未有能通其說者偶讀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云戰鬪用琥與發兵瑞玉義似相近又云成功用璋大喪用琮檢合本呂覽悉無此文繼攷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戍用珩當為六玉之璜璜聲相近戰鬪用璩當作琥城圍用環災亂用雋疑璩大旱用龍當作大喪用琮其文較詳而不著所出書殆全本呂覽也其璋琮二句與御覽引呂書亦正同以二書互證知許書琥瓏二字自據呂覽佚文為釋琥為虎文

則瓏為龍文義正相儷此疑亦漢人說呂覽佚義在高誘前者九玉蓋據六國時制與禮經瑞玉自不相應也許書根據博奧自九經外先秦諸子靡不甄綜今本呂覽殘缺既無九玉之文御覽所引又止三玉唯賴段少卿所述存其較略足見古書亡佚非博稽精勘未易究其根柢也

書顏師古漢書敘錄後

小顏注漢書常引鄧展說敘錄云鄧展南陽人魏建

安中建安漢獻帝紀元以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然三國志魏志無展傳惟裴氏文帝紀注引典論帝

自敘云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其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蓋

卽此人而魏武帝紀注引魏書建安十八年操辭九
錫時上書勸進者有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疑亦高
樂鄉侯鄧展之誤是展事曹氏以功封鄉侯其與魏
文又爲霸府交遊旣侍文燕之席復與推戴之班蓋
以武人而擅漢聖者建安多才展亦其一矣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

周禮單注本傳於世者以明嘉靖放宋刊本爲最佳
阮文達謂其依北宋本合以傳校諸南宋本勘之固
皆出其下然明刊原本於桓字閒沿宋諱闕筆則其
底本雖出宋槧亦必在欽宗以後或南渡後覆刊北
宋本與然合不可攷矣明印本流傳頗尠黃蕘圃嘗
據以重刊然以眾宋本參互校定與景寫覆刊寔不

同也讓卅年前侍先君子江甯巡道署時仁和邵子
進大令需次治城亦同寓官齋出所藏明刊原本見
示蓋海昌陳仲魚舊弄本而子進尊人位西世丈收
得之者冊端有丈題字亦推爲佳冊時余方艸擗周
禮正義長編以黃校本盛行於世未遑段校也旣先
君子移官皖鄆讓皆侍行比重至江甯則子進已物
故其家旋杭余頻年治周禮每見阮氏校勘記所舉
嘉靖本異文校以黃本或不合竊滋疑懣而無從究
其根柢輒心念邵臧本不置逮光緒癸卯聞子進合
子伯綱已捷南宮入詞館馳書賀之并乞段明刊周
禮未幾伯綱以臧本寄至則書冊完善與前在江甯
時所見無異竊歎伯綱之能珍護手澤爲不可及而

余以衰老餘年得重見此本校其同異亦殊非意念所及矣黃刻後附札記自著其義例云於經注訛舛之字悉校宋刻正之至於嘉靖本之獨勝於各本者其佳處不敢以他本易之又云此刻係校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所論亦自矜慎然以明槩原本對校其言殊不售也蓋原刊經文大致依開成石經譌挽頗魁今檢黃本如追師經爲副編次次譌作取大司徒經阜蕃蕃譌作藩遂師經抱曆曆譌从广墓大夫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以譌作而射人經其摯摯譌从執注譌同大司寇經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上於字譌作于經例用古字宜作于而此經則各本皆作於不作于蓋其譌已久且黃本下於字仍依原本作

於則上于字非依字例校改明矣 掌囚經適市市譌作士弓人經斲摯必中摯譌作摯皆原本不譌而黃本轉譌者注中譌字尤不可枚舉如小宰注要會謂計取之簿書謂譌作諸庖人注禽獻獻譌作獸醫師注身傷曰瘍傷譌作瘍大司徒注通財財譌作材載師注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茅譌作莽司門注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挽者字而止客以俟逆逆譌作迎委人注凡疏材疏譌作斂職喪注含祿祿譌作隧詛祝注使祝爲載書書譌作辭小史注欲誅於祝史誅譌作誅司弓矢注弱弩發疾也疾譌作矢大司寇注對之外朝門左對譌作樹士師注舒民心也舒譌作紓大行人注以所貴寶爲爲摯摯譌作贄陶人注斂受三斗受譌作實匠

人注正門譌作正朝杜子春云杜譌作鄭弓人注栗
讀爲榛栗之栗首栗字譌作桌桌栗古今字注例原
本及宋以來各本皆不譌而黃本獨譌又如瘍醫注
丹沙宋明各本皆作砂俗字也惟嘉靖本作沙爲近
古此正所謂獨勝於各本者而黃本轉改從俗斯尤
慎矣又有明刊譌而黃本失校者如天府注司祿文
昌第六星文昌譌作文星伊耆氏注當以王命受杖
者受譌作授弓人注邪行絕理者重絕理二字黃本
並沿襲未及改正又如大司徒注核物梅李屬各本
並作李梅小宗伯注鄭司農立讀爲位各本立上並
有云字豕人注大夫士以咸各本並無士字喪祝注
防爲執披各本爲並作謂以上諸條阮若此諸條義

雖可通而與舊本迥異黃本札記亦絕無楊箸皆其
疏也至經多古字注例多用合字宋以來版本多誤
改段懋堂臧拜經首發明茲例黃氏重校亦特致意
於此如于於聯連表邪諸字黃多改注從合字是也
然或改或否不能斟酌畫一又有明刻與字例符合

而黃本反不從之者

于於二字錯互尤多又經注脩

合不

備舉莫能案其意指所在豈刊成後黃氏不及覆審

故多留此罅隙邪余箸疏義於鄭注咸依嘉靖本爲
正然鄉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
其掄譌合以明刊詳校迺知黃本之不盡足據堯圃
校讎之學得之段懋堂顧澗蒼所刊書最爲世所珍
而迺疏悟如是信乎校書之難也今春多暇竭兩旬

力校竟歸之伯綱因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
誤藉以自釋疑眩且俾後之校讀此經者得有所別
擇知明刻實原出北宋精槧而黃校是非錯出殊失
嘉靖之舊勿徒震其寫刻之精遽奉爲佳本斯爲善
讀經者爾

禮記子本疏義殘本跋

羣經義疏之學權輿於六朝唐貞觀羣儒根據舊疏
綴集刪定以應勅旨而遽尸其大名實則平議之精
審援證之奧博皆由於作奏之葛龔爾六朝舊帙存
者惟皇侃論語義疏猶完具而徐彥公羊疏或謂卽
徐遵明則苦無塙證此外咸湮滅不傳是書爲日本
國島田翰所得殘本僅存第五十九卷喪服小記半

篇疏中有灼案云云島田氏據陳書儒林傳定爲鄭
灼鈔皇侃疏爲之隋志所載之皇氏禮記義疏有二
部其九十九卷者卽此本藤原氏日本國見在書目
著錄稱禮記子本義疏百卷爲并目錄數之其攷證
頗詳塙隋志不著灼名而陳書灼本傳亦不著此書
子本之名他書未見疑卽灼所題以別於皇疏原本
者子本猶別本云爾大抵六朝經儒喜爲鈔集義疏
之學故隋唐志著錄一經有多至數十家者或不著
姓名或一人之書而有數帙職是故也灼爲皇氏弟
了此本卽全錄師說其所增補及駁正他說者皆著
名以別之則知凡不著名者皆皇義也此實遠勝唐
人之乾沒舊疏其所援引馬融王肅劉智蔡謨庾蔚

之賀瑒崔靈恩佚說甚多尤足寶貴唐脩三禮疏義孔氏禮記最爲詳博卽以皇氏及熊安生兩家爲藍本以此卷校之剽襲之跡昭然足以發沖遠之覆矣其稅服疏義引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無禮則脫服本作兌注云兌不慮也與杜本作脫異今孔疏不載近人采輯左傳賈服解詁者皆未見此條亦可據以校文補闕蓋不徒禮服古義藉存一二已也

薛尙功鐘鼎款識跋

今本薛書二十卷晁昭德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箸錄並同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吾邱子行學古編則云十卷紀文達疑當時原有二本今攷之殊不然也蓋此書在宋時自薛氏手寫本外止有石本法帖無版

刻本曾宏父石刻鋪敘載法帖本刊於定江公庫者正是二十卷而吾氏所見十卷本亦云刻於江州定江卽江州同出一地其非一本殆無疑義檢手蹟本冊首元人題字云予讀薛尙功集古金石文字歎其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尙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半而寫本字畫爲精

末題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靈武幹王倫徒克莊在武林驛

以此題推之蓋定江石本南宋中葉已缺其半陳直齋所見卽不全本實無二刻也余嘗以曾氏所記定江本校今版本及舊景鈔手蹟本惟石本題法帖而手蹟本則無此二字其目次首尾悉同惟第十九篇今本以注水匱殿末而曾載石本日匱在洗上律管下今攷律管與匱同爲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造二器自宜相次似當以曾所記爲優也定江元石
元以後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觀而手蹟本明時尚存
朱謀聖據以重刊嘉慶間阮文達以朱本刊於杭州
序稱家有宋時石刻鈔本蓋兼以法帖本校定者余
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卽愛翫不
釋嘗取攷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隸集古錄
校諸款識最後得舊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
本多與攷古諸圖合杭本譌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
如應侯畝應誤爲雍張仲簠與復齋所引異皆手蹟
本不誤而杭本反誤者則阮校未爲精審也手蹟本
冊端所摹宋元明人題字十則咸翰墨精雅足攷此
書原流朱謀聖本亦有之其弟二則云嘉熙三年冬

十有一月望後十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
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繼以周草窗跋
云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伯岳卽
撰九經補韻者泳齋亦卽伯岳別號見草窗雲煙過
眼錄若然宋時手蹟本曾臧楊泳齋家後歸草窗而
泳齋亦得之外翁某家三易主而皆以外家相傳授
亦儲臧家嘉話餘如柯丹邱張天雨諸題皆佳而杭
州本盡刪削不存亦殊可惜後有重刊者當補摹之
也余昔嘗欲綜合諸本重爲校定曩張獻山先生爲
余言松江某氏有宋拓石刻本尙完具惜不得段校
附記之以俟它日儻得慰此宏願爾

日本刊孝經鄭注跋

右孝經鄭注一冊日本寬政六年刊本寬政爲彼國
孝格天皇紀元六年甲寅當中土乾隆五十八年冊
未有岡田挺之跋云羣書治要所載經文不全者據
注疏本補之今檢治要卷九孝經下所載注勘之悉
同其治要所未引者此本皆有經無注則挺之依注
疏本補苴之者于注文固無所沾益也治要所鈔諸
經其注皆不箸撰人疑卽魏鄭公隱括舊注爲之如
周易多取王注尙書多取僞孔傳左傳多取杜氏集
解是也孝經注與近人所輯鄭注佚文多舛悞以元
疏陸音所引孔安國馬融王肅韋昭殷仲文謝萬劉
瓛諸說校之亦竝不合竟不知據於何本挺之於鄭
學蓋未能深究奧窔故於元陸諸家所引鄭本異文
佚義皆絕無甄采僅從治要鈔出爲此本竟署爲鄭
注固臆定無左驗臨海洪氏孝經補證遽奉爲真鄭
義延矣然此注雖不出康成要是魏鄭公前舊詁故
治要得采之非貞觀以後人作也此本流傳入中國
時治要全本尙未顯於世故阮文達孝經校勘記敘
遂斥爲日本人僞撰不知舊跋明云出治要固未嘗
深沒其根氏也丁卯八月秋試畢於吳山書肆偶見
此冊雖無裨攷覽以其爲海外舊帙以百泉收得之
因識其後

翟氏籀史跋

此書世所傳者止上卷其下卷有錄無書王復齋鐘
鼎款識周師旦鼎云翟耆年伯壽籀史作大姐鼎款

文四十一字又鉅仲簠云鑿翟乙穴反鉦翟作鉦充
仲反鑪翟徒兮反畀歐翟作萬今本竝無之當在所
缺下卷內矣此書援據詳博足資攷證若周穆王東
巡題名及徐鉉古鉦銘皆金石家所未及而流傳梓
本譌文殊裸古鉦銘下云石刻之首題曰鑿吝篆鑿
字見說文口部卽古文古字也吝在說文爲吝字古
文此當藉爲文字絳州龍興宮唐李訓等立大道天
尊象碑云餘魂休喘情不逮吝亦以吝爲文卽此所
本也鑿字亦近時昭文張氏金山錢氏諸刊本鑿字
見此碑舛誤幾不可辨古文放失此等字寫官旣不能知其
點畫而校書者又漫以不識置之宋以來字書往往
有之不厭此書也

隸續跋

今本隸續第二十卷有盤洲跋云隸釋有續二十一
卷不云有碑式碑圖此淳熙庚子初刻隸續跋也盤
洲集別載淳熙辛丑所作隸釋跋稱合隸續編刻之
爲九十四卷則有圖式八卷在內而不復有釋續之
分矣今所傳泰定本乃後人集諸殘本編之蓋襍有
前後兩刻之文故書名仍前刻而有碑圖碑式其卷
二所載公乘伯喬殘題名一行曰廣都公乘伯喬一
行曰曹守長鄆審叔雍者卽卷十四高朕石室六題
名內第三第四兩行特以曹爲昌以雍爲惟釋文小
異爾此必合編前後兩刻其纏文之芟削未盡者婁
彥發漢隸字原卷首所載碑目敘次悉循洪釋惟此

條作永元十六字與今本隸續不合足證今本此卷
爲前刻殘帙婁所據者後刻合編之本已削去此碑
以永元十六字補其空矣翁氏兩漢金石記附洪書
目次考於永元十六字乃以婁氏改補續增爲疑記
中載趙晉齋所藏宋拓公乘伯喬題名亦但知其爲
隸續卷二所載而不知其卽高昉石室六題名之殘
拓則但見隸續前已箸錄不復細檢後數卷故不能
得其參差異同之故也

隸續第二跋

文惠諸跋攷證史事殊淹博通鑑胡景參注引隸釋
攷正兩漢志會稽東部南部都尉治地舛悟論尤詳
覈爲唐宋輿地書所未及檢今本隸釋無此文隸續

弟十三卷末豫州刺史路君二闕跋云東部說在前
卷當卽指此條而前十二卷亦無其說蓋今本隸續
乃元人掇拾殘本重編爲之以漢隸字原所載洪續
舊本碑目覈之闕弟四卷武君闕銘韓勅孔林別碑
兩側題名功曹史殘畫像雍邱令殘畫像成王周公
畫像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頻陽令宋君殘碑凡七
碑然則景參所引卽路君闕跋佚文無疑也然路君
闕婁氏云永平八年止則又卽豫州刺史闕之一蓋
此闕洪氏元書本先後重出書中若郭旻碑前後兩
見卽其例也覃谿兩漢金石記嘗據陳思寶刻叢編
補隸續缺卷跋十餘則而未及此偶讀通鑑注得此
條雖景參不無刪潤而大致尙完具漫錄汪氏刊

本冊後以詒後之校補洪氏書者其訂定漢東部都尉治回浦章安論致精塙温州卽漢東部屬境此於吾鄉輿地沿革尤足資攷證爲錄出之亦冀常得自省覽也

通鑑漢紀五十四胡注引洪氏隸釋据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治二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

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治鑄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都尉後分治縣爲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嘗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故錢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

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南部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案此顏注非班志本注續志曰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句劉昭補注惑於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未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史注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治張勅謂分治爲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

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

竊橫詩質跋

右五言律詩一卷周季貺先生之所著也先君以道光庚戌成進士與祥符周叔灃先生爲同歲又同入史館春明文讌往還最密先生昆弟五人咸以高文邃學名重一時而季弟季貺先生學尤淹洽喜收藏異書著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是過也先君曩官江東季貺先生亦需次閩中時馳書從先生借鈔祕籍輒錄副見寄手自理董丹黃襍逯精審絕倫詒讓嘗與校讀每伏案欽誦以爲抱經蕘圃未能專美旣而同歲老友譚君仲脩復爲誦先生所作詩詞尤多造微之作則又竊

歎先生述造之富非徒爲校讎略錄之學也比先君以太僕引疾歸里十餘年季貺先生亦解組歸寓吳門書牘疏闊久不相聞光緒乙未冬先生外孫冒鶴亭孝廉來瑞安得從問先生起居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詩五十餘篇蓋先生少年時著集甚富晚年手自刪簡又質之仲脩相與商榷僅存此一卷高眇之致寓諸平易嶽奇之懷返之沖澹杼山長老有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可與論先生之詩矣詒讓少時先君嘗授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閒有所作神思蹇鬱不能申其悵每念袁簡齋砭劑如先生語輒用內愧今讀先生茲集託興孤邁妙造自然益復爽然自失夫商彝周鼎範製簡樸而非巧冶所能造此豈涂澤雕繪者所能窺其萬一乎獨恨先君於前年冬弃養與季貺先生卅載神交未得一見茲集此尤孤露餘生所爲展卷而泫然霑涕者已

書宋史葉適傳後

宋史儒林傳永嘉諸儒與者六人而葉水心傳載其贊趙忠定立甯宗及制置江淮守禦事尤詳然於其學術大端略不之及惟云雅以經濟自負而已殊爲疏略且所敘官闕亦有奪有誤今謹采諸書攷正之傳云光宗嗣位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案中興館閣續錄祕書郎題名葉適淳熙十六年五月除是月爲湖北參議官水心集蘄州到任謝表亦云始參戎幕無取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然

則水心實由祕書郎出爲湖北參議由參議改知蘄州也本集又有除淮西提舉謝表云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是知蘄州後復有淮西提舉之除集有淮西論鐵錢五事狀當在其時而史皆不書是誤奪矣傳於遷左選郎官後卽接敘水心贊光宗內禪事云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嘉王卽皇帝位遷國子司業蓋謂遷司業在紹熙五年七月甯宗卽位後合攷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廷中外洵洵未幾壽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壻太學生王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 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黃公

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矣吳爲水心弟子所記當得其實史謂甯宗卽位後方遷司業誤也錢曉徵宋史考異嘗以本傳詳載光宗內禪事謂修史者采誌狀之文不免誇飾然趙忠定定策水心贊助之力爲多載之本傳自宜詳悉而觀此奪誤諸處可知修史者雜采他書並非根據誌狀故疏舛若是矣

書顧長康列女傳圖後

儀徵阮氏景刊宋建安余仁仲本附圖列女傳首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顧千里校刻列女傳因王回序有好事爲之圖之語疑爲宋人所僞託江鄭堂則云嘗見趙文敏臨顧長康列女傳仁智圖其畫象佩服與此同阮文達亦云嘗見內府唐宋人臨長

康列女圖與此悉同而微有減小竊謂顧圖真跡宋時尙存箸錄宣和畫譜則此圖流傳樞繪遠有端緒必非余仁仲所能假託項檢呂與叔攷古圖卷八琫琕下畫一人佩劍而立引李氏錄云觀顧長康所畫列女圖楚武王所佩刀如是以校余本卷二楚武鄧曼傳圖所畫形制正合李伯時蓋親見長康圖者其所摹校之趙摹尤爲塙鑿晉宋丹青名蹟合希觀如星鳳而此圖全袂猶首尾完具雖復麻沙棗木傳刻而虎賁中郎典型具在劇可寶貴故拈出之以證江阮賞鑒之不謬焉

書洪氏泉志後

洪氏此志所載古泉皆以梁顧烜泉譜爲祖本而卷六兩銖錢引顧烜曰劉氏錢志所載奇異希有原始未聞是劉志又在顧書之前爲祖本之尤古者而洪志不詳劉氏爲何人近代泉譜家亦未有能攷其書之原委者余謂隋經籍志子部五行類相馬經下注梁有劉潛泉圖記三卷亾泉卽錢字記志古通劉氏錢志必卽泉圖記也梁有者謂阮孝緒七錄有此書隋時已亾以隋志義例論之此書當入史部譜系類與顧烜錢譜相屬而入五行類者因七錄部分與隋志四部不同故牽連附注每多舛悞劉書旣亾脩史者不辨其書爲泉譜因循阮錄舊弟埶見於相馬經之下故自來攷古家未有稽討及之者劉潛字孝儀以字行爲劉孝綽第三弟梁書及南史並有傳唯載

有文集二十卷而不及泉圖記可據隋志以補其闕
孝儀與顧烜同時而其書蓋先出故顧氏得據以著
錄矣

書大戴禮易本命篇盧注後

盧僕射注援證古籍殊咳博此篇云齧吞者八竅而

卵生咀唯

舊本譌唯從王石臞校正

者九竅而胎生注引異物志

云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此獸古書皆未見近見
泰西動物學書記奧大利亞洲有獸名哈利麼格拉
者似彘生殖器與肛門同一穴與鳥同牝者遇生殖
期腹部生皮囊容卵其中而孵化而英人李提摩太
地球養民關繫謂奧洲有奇獸名莫雅累馬他者便
溺如禽無乳胸前有袋乳自袋上毛孔流於袋疑同

物而異名也此獸介於鳥獸之間蓋獸類之至賤者
近是囊狸矣奧洲又有鴨背獺亦八竅卵生但無袋
耳而有袋之獸又有更格盧及袋鼠亦曰囊鼠諸種
奧洲及南亞墨利加洲咸有之但唯有囊而非八竅
卵生與前兩獸小異而大體略同泰西儒者以天演
論地學謂上古生物嬗化自鳥而獸故獸屬最古者
或八竅卵生及袋獸之等類亦最古中古魚子石層
初見鳥獸之迹卽有其殭骸今他洲皆無惟奧墨兩
洲新闢始有之乃其類種絕滅之僅存者據異物志
似亞洲古亦有此等獸今年久無復遺育異物志書
又久佚非見盧君此注幾不復知有是物矣中土人
民繁育躡迹自五洲通譯以來所紀異獸奇魚

如山海經狝狝徐文鯨之屬彼土悉實有其物而華人不復識其名囊狸亦其一也謹表出之以告世之爲莊武博物之學者

書華陽國志序志篇後

常志敘述華瞻無後世地志附會緣飾之習然亦有沿襲鄉曲傳聞未盡翔實者如此篇云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云云攷論語鄭注以老彭爲老聃彭祖包咸則據大戴禮虞戴德篇以老彭爲商賢大夫惟高誘注呂覽以老彭爲卽彭祖常說與呂覽注正同雖不甚塙要亦漢儒舊義也其以彭祖爲蜀人者本志蜀志云武陽縣有王橋彭祖祠劉昭續漢郡國志注犍爲郡

武陽下引益州記亦云縣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此蓋附會祠冢鄉壁虛造之說其云爲殷太史者亦無見文惟莊子音義引世本說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又卽老子其說甚

帝繫彭祖爲陸終第三子史記索隱引世本及韋昭鄭語注並謂彭祖封大彭卽彭城則在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境無緣遠產蜀中常氏誤采之斯亦文人嗜奇之敝與

牟子理惑論書後

牟子三十七篇唐宋以後世無單行本近世毘陵孫氏始從釋氏弘明集鈔出刊行首尾尙完具可讀其首自敘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趾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竿融所殺時牧

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
涂通路云云攷吳志劉繇傳載笮融至豫章殺太守
朱皓而士燮傳載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其時
代適相值繼符領交州者爲張津賴恭步騭戴良無
朱姓者則此所謂州牧者卽朱符所謂牧弟爲豫章
太守者卽朱皓也笮融始末陳志埶見劉繇傳而不
詳其官闕據裴氏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知其嘗爲
下邳相皆不云爲中郎將朱符朱皓事陳志所紀尤
疏略據此書知其爲兄弟此亦爲陳志裴注作補正
者所當知也理惑論雖多牽綴經典闡揚象教于儒
術不無離合要其文字崩正援證奧博非辨正破邪
諸論所能及其第八篇云孔子反頽說文頽頭妍也

从頁翮省聲讀若翮徐楚金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
反宇作此頽字廣韻頽字注亦云孔子頭也楚金所
謂書傳不宥何書而今所見漢晉以前舊籍述聖表
者多言反宇或言反圩論衡骨相篇云反羽則頽之
壞字惟此書正作頽字足證徐義若然頽與宇羽互
通則正當从羽聲與說文聲讀迥異也又論中難疑
荅問多引老子而末篇云所理止于三十七條兼法
老氏道經三十七篇今世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
八十一章晉王弼注本唐傅彥校本悉同而漢書藝
文志載老子有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
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合河上注不爾足明其
爲僞本矣此書塵霾荒夾爲儒者流覽所不及故唐

以前史注類書援引甚夥孫氏始表章之而未暇爲之攷覲文字長夏多暇偶得鄂中新刊本檢平津舊刻讎覈一過記憶所及輒牽連書之俾世人知兩京遺笈雖佛道家言猶足資攷證也

書洪筠軒校正竹書紀年後

汲冢紀年舊本佚於宋時今所傳乃明人掇拾爲之近臨海洪氏校本略復舊觀然遺漏亦尙不少甚矣校書之難也偶讀陸氏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篇引趙匡說云彭城劉惠卿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亶楚囊瓦

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師春一卷全錄左

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

爲之也

案新唐書劉昫傳亦載其略師春劉之此論今本纂例誤作春秋據本傳校正

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爲紀子

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爲魯

結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

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

此最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聖

原注春秋作段魯公

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

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

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

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劉趙兩君論紀年甚詳所

舉七事今本並無洪校亦僅據惠卿本傳補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二事而趙伯循所舉三事亦復闕如殆偶有不照乎劉趙兩君親見紀年舊本足徵唐中葉尚有流傳所論亦殊允當非徒足補洪校之遺闕也

題盧校越絕書附攷定內經八篇目錄

右越絕書盧紹弓學士所校余從德清戴君子高段錄之蓋以明吳瑄古今逸史本校張佳胤刻本又取史記續漢志注及唐宋類書徵引之文勘合本之奪誤其舉正多精審如荆平王內傳漁者歌曰日炤炤今本作昭昭此據御覽五十一引改侵以施紹弓校云侵與浸同施音移史記賈誼傳庚子曰施兮索隱云施猶西斜也似

本此外傳春申君篇未即封春申於吳下令本舛誤不可讀紹弓據吳師道楚策補注所引改正三十字若此之類並左證較然足可依據卷末自跋謂本事篇以越爲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傳記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羅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吳地首稱太伯當即此篇然合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疑其爲後人所賈亂此跋亦見抱經堂集九卷其說亦致塙合攷文獻通攷經籍攷二十二引崇文總目云越絕書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合文題闕舛纒通攷本今據玉海四十一引二十篇今本有內經二內傳四外傳十三而無所謂內紀者與總目所記不合竊疑紀乃經

字之誤敘外傳記所謂始太伯而終陳恆者即內經
八篇之目古實無所謂內傳盧君未考崇文總目故
未能得其要領也今本惟計倪九術兩篇尚稱內經
荆平王吳人請糴陳成恆四篇則改經作傳吳地記
一篇則并改爲外傳矣至兵法一篇今已亡失李善
文選注三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
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
長九丈御覽三百一十五引作越絕書正其佚文而
并引內經篇目可藉見唐本舊式矣今據敘外傳記
所敘篇目次第合以崇文總目所紀舊本內經篇數
別爲越絕內經目錄如左外傳十七篇舊敘無說今
亦不論也

吳太伯內經第一敘外傳記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

此依盧氏攷定

荆平王內經第二敘外傳記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

本作荆平王

吳人內經第三敘外傳記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

內傳弟二

計倪內經第四敘外傳記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

合本作計倪

請糴內經第五敘外傳記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

合本作請糴

九術內經第六敘外傳記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

情九術弟十四

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第七敘外傳記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克
故次兵法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
可用兵合本凶器也此篇合從文選注三十五補目舊
本或當省題
兵法內經

陳恆內經第八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
故終於陳恆也合本
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
作內傳陳成恆弟九

書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議後

方諸取明水於月說始於周禮秋官司烜氏考工記
攻金之工兩職然兩經止云鑿鄭注乃云鑿鏡屬取
水者世謂之方諸蓋本淮南子天文訓及萬畢術同
西漢古義也但其器古說多殊異高誘淮南注云方
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
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高氏淮南之學

自敘稱受之盧植則此稱師說或亦盧所傳與慧苑
華嚴經音義引許注則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
杯坊向月則得水也太平御覽天部又引許注云諸
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許君二說不同
與高說亦復舛異依盧高及許君後一說似方諸別
為一物鑿即銅盤乃受水之器非所以得水也御覽
又引萬畢術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
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此與許前說
略同依鄭君之義方諸即鑿亦即取水之器即以銅
為之則不得如高許二說蓋漢時已無定說故其駁
異如此李敬貞議力駁鄭義謂合司宰有陽燧形如
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

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元錯解以爲陰鑿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蓋李氏主盧高大蛤取水之說證以目驗自足馮信然司烜氏明以夫遂與鑿並舉考工說鑿燧同劑亦與彼文正相應鄭君依經作訓固不得以後世法難之矣今依光學通理論之日光熱至盛傳射復速窰鏡回光其光綫聚於弧心以艾承之則然陽燧取火理自不誣而月則映日成光本非水體水爲輕養兩氣合成流質亦非光綫之所能傳縱以窰鏡對月聚光而安所求水陰鑿得水理實難通竊疑

明水自是露氣所成秋月澄霽地氣蒸潤遇冷降而成露以杯盤承之卽可得水漢武承露盤蓋用茲法大蛤得水其事雖小異理亦同也古人測天未精於質氣之學亦未造微遂謂可取水於月以配明火禮家沿襲不察奉爲成法實則明水與月絕不相涉李敬貞雖知陰鑿之不可用以取水而仍信大蛤能於月中得水則猶未窺其本也至唐譯楞嚴經佛告阿難說西域幻師以方諸承月取水方諸爲珠有盤承之此與許君後一說略同蓋身毒古亦有此術而唐世譯經者以漢語方諸傳合之以珠映月亦無得水之理其得水實以銅盤耳故佛亦難以水非從月降異域幻術與中土古說其皮傳失實若冥符遙契惜

薛款識師遺散今余擊命女率乃友干口王身率與此畧同吳錄襄
 師遠散徐云不廷方徐云廷方傳廷直也唯天庸徐云同號于戎工
 懷循懷柔不廷方徐云廷方傳廷直也唯天庸徐云同號于戎工
 率循懷柔不廷方徐云廷方傳廷直也唯天庸徐云同號于戎工
 義于文盞耿光徐云王立耿光耳說也號盤庸武于戎工
 白盤此字同特形小異案徐說耳說也號盤庸武于戎工
 與此字同特形小異案徐說耳說也號盤庸武于戎工
 省古文由用古庚聲近故變庚為耳說也號盤庸武于戎工
 伯父庸父庸已鼓機櫨庸鳴庸兩由字阮款識召伯虎散微異宋
 拓石鼓文已鼓機櫨庸鳴庸兩由字阮款識召伯虎散微異宋
 集乃命夾唯先正命徐云書文侯之命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鄭云先正先口篆作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臣謂公卿大夫正先口篆作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為襄案吳釋近是說文加部設籀文作器與此相芬釋然
 設襄聲同此疑借為贊襄之襄克鼎有器與此相芬釋然
 為襄聲同此疑借為贊襄之襄克鼎有器與此相芬釋然
 襄辭乃碎辭字疑借為贊襄之襄克鼎有器與此相芬釋然
 此字銘文作李門說文收部治也音與辭意疑與此相芬釋然
 當即指之異文說文收部治也音與辭意疑與此相芬釋然
 戒散譎乃也且考有播于周邦摺作與此錄廣雅釋伯款

識師毀散乃祖考有婚于我家婚作鐘亦云此字薛
 書傳摹失其真耳據古錄又有家婚作鐘亦云此字薛
 命其播字作半與此正同後有兩婚字朝昏諸侯昏作
 昏此耳此字上從女耳而後收諸形可董勤大命孔祭統
 互證詳後徐釋為登吳釋為勞即束字說文束部束
 鼎銘勤紿從紿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束字說文束部束
 大命勤紿從紿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束字說文束部束
 部命紿紿從紿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束字說文束部束
 類于紿紿從紿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束字說文束部束
 敦毛傳上帝紿紿從紿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束字說文束部束
 作炙見博古圖疑生豆字臨保我有周師葛覃服之無
 我乃周與此圖疑生豆字臨保我有周師葛覃服之無
 籀字之審之必非皇字疑即說文亦當從之臭字相侶
 古文呂為澤字徐讀為剝蝕不不玨云鞏固也徐讀為
 有周彼文為澤字徐讀為剝蝕不不玨云鞏固也徐讀為
 恐先王配命詩大雅也配王命配取案說文心部也
 非也逃心也聲支部也配王命配取案說文心部也
 痛也逃心也聲支部也配王命配取案說文心部也
 支省也逃心也聲支部也配王命配取案說文心部也
 則稱旻天爾雅釋天秋為旻天郭天旻畏吳釋為疾
 注旻猶愍也爾雅釋天秋為旻天郭天旻畏吳釋為疾

疾字疑此疑從允從大凡書未見攷說文與疒部疾矢
聲此疑此疑從允從大凡書未見攷說文與疒部疾矢
之疾亦正合疾之異文古師造威通吳與疒部疾矢
天疾亦正合疾之異文古師造威通吳與疒部疾矢
日疾亦正合疾之異文古師造威通吳與疒部疾矢
為疾亦正合疾之異文古師造威通吳與疒部疾矢
通但央案齊侯鐘未詳何當從耳俾字則正同薛今
字皆藉卑為之無作此形者當從耳俾字則正同薛今
惡也從自虎省鬼頭而虎爪無疑下王齊侯鐘說文見其
心與此同若依薛則此為虎爪無疑下王齊侯鐘說文見其
威亦猶言疾威也徐讀為爽俾當殊為殃司余小子
合二字弗彼邦庸似言弗及成邦國之功徐讀弗害徐
為吉善也翻嗣二三方何重文徐云王治四方翻
治亦大從此泐徐闕不靜鳥虺文徐云王治四方翻
通亦大從此泐徐闕不靜鳥虺文徐云王治四方翻
其義當為懼徐釋此即擢之省宇小子合文字家徐釋
文或疑當為下偶連合此鼎翮字寫字皆從口與此正
圖國不圍因諸文上皆止湛銘文此其形湛信湛溺
平國不圍因諸文上皆止湛銘文此其形湛信湛溺

于蕙猶于下文云永巩此當從徐讀為恐與前
文云作日父盾又作字今近是今唯肇至云經也徐
先王惠女汝辭我邦我家晉爾家保辟王國又云楸
王命女汝辭我邦我家晉爾家保辟王國又云楸
義並與內外悉心為是也說文疑心部也
此同與內外悉心為是也說文疑心部也
于大小合二字政猶大猷云鳴徐作粵粵疑亦謹慎之意
此當為誤說也古言此從口部小篆從言古無
此當為誤說也古言此從口部小篆從言古無
文多其口說文謀古言此從口部小篆從言古無
作是例也右作二知為粵字者薛款識聘字
父考盃二古錄冊二用亦由用同字之證阮吳誤
釋文冊考二古錄冊二用亦由用同字之證阮吳誤
也文血部考二古錄冊二用亦由用同字之證阮吳誤
上二下徐同徐讀為號二許與三若否此當何許
詩大雅烝民邦國若否猶臧否南粵吳下讀為三
明之徐云若順國若否猶臧否南粵吳下讀為三

助上驩吳釋為續徐釋為紹云見石鼓文又見薛氏
 帝矣驩吳識為散陳侯因育散句散案吳徐釋並未
 塙薛尚功釋為曠攻陳侯因育散句散案吳徐釋並未
 吳大激謂即曠其字從疑即說文邵鐘部高祖練字蓋
 東是系其例也尊系金文亦多互用若齊侯壺亦多
 從系是也通或竊字後又當是似從脈說文無此
 讀為董亦通或竊字後又當是似從脈說文無此
 廣兩形多互通徐釋為此二字吳釋亦古文無此
 同並未塙叔向散亦似此二字吳釋亦古文無此
 形甚明析惟從口則似此二字吳釋亦古文無此
 遜之異文當為循之似此二字吳釋亦古文無此
 曲禮豚日循肥釋文豚本或作聲非釋亦古文無此
 鑄鐘公日及女康能乃九事書舜典柔俗讀為我弗
 遠能邇易屯及女康能乃九事書舜典柔俗讀為我弗
 亡作先王意吳釋為是也徐釋安也為慎即大激釋為
 說文頁部顏頰二非銘文並六書故引蜀本並作頁心
 部息愁也說文迅心迅頁頭也迅百孫云頁即首字
 聲是也說文迅心迅頁頭也迅百孫云頁即首字
 六書故云李陽冰音首王念孫云頁即首字
 故轉為胡結首與貴同亦當讀為息言降喪息也
 危散云降喪首與貴同亦當讀為息言降喪息也

王曰父盾雪之戾謂于是出入吏使為事亦通于外

專命專政說文寸部專布也商頌政于外傳賦布也

敷與賦徐云左傳讀為藝藝極也案徐讀是也

小大合二字楚賁賦年左傳讀為藝藝極也案徐讀是也

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

稅一謂之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

書日越惟有大胥賦小大胥賦為賦多方胥賦當讀為

文義並異伏胥賦小大胥賦為賦多方胥賦當讀為

精說文米部云相類賦小大胥賦為賦多方胥賦當讀為

大說文米部云相類賦小大胥賦為賦多方胥賦當讀為

常法謂軍賦也或云胥當讀為

胥賦謂軍賦也或云胥當讀為

誤無唯正慶徐釋字同亦當為

外乃非先告父二盾二舍命

說文手部捨釋也此舍

裘舍命不渝鄭箋云舍猶處也處命不施之於外與

上專命言則與詩義不同蓋言以王命施之於外與

義畧同之舍母又有敢悉專命于外王曰父盾今

唯驩讀為種徐釋為紹先王命錄善鼎云今余惟

龔膏乃命驩當識龍散邢師以庸為京非是

女有兩摹本命字下似亟治之意正一方穹此說文無

讀為宏案說文攬古錄無弘字訓屋響吳大激謂此與

彼同而宏然此為宏其說近是弘字與弘亦相近後又與

為鞞字然此為鞞上說近是弘字與弘亦相近後又與

吳式芬亦釋為我邦我家母母難說文頁部傾出

宏與此畧同我邦我家母母難說文頁部傾出

政勿離建徐吳釋為遠吳大激釋為建篆文右聲

近是但建從木此從疋者古文之變也其讀疑

當為榷說文木部榷距門也言離過榷塞其讀疑

徐云三字口篆文木部疑與此相近徐頌散實作

半蝕三口鼎篆文木部疑與此相近徐頌散實作

齊並非勿離建度人寅言勿母母敢韓說文此當讀

離塞眾說文積貯以自利也

共為藟二與阮款識散氏盤為救非吳釋為救非

讀為共苞苞苴共鹵狡宜人獻無救非吳釋為救非

供給包苞苴共鹵狡宜人獻無救非吳釋為救非

同技從支予聲此左失其即古文文子字作

作是形小篆變作左失其即古文文子字作

傳同左僖也詩小雅常棣外禦其侮毛聲類同爾雅

寡此承上母敢為文正友及正謂同僚云善效乃友大

史勿內事徐云不母敢為文正友及正謂同僚云善效乃友大

為于酒徐說為案說文大沈于酒也僚云善效乃友大

云象頭角豐與書合吳大沈于酒也僚云善效乃友大

也說文異文朱部靴車軾中靴也讀若穹案此固字或即
 穹之異文朱部靴車軾中靴也讀若穹案此固字或即
 有之誤字寅蓋朱號下亦有此方言車上之當即此字傳
 摹呂說並誤呂並釋為亦云奉穹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薛為說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穹戒說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伯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籃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相象也薛釋為敷古無其字徐釋為旂並不塙放此字析聲
 其象也薛釋為敷古無其字徐釋為旂並不塙放此字析聲
 屢見象也薛釋為敷古無其字徐釋為旂並不塙放此字析聲
 最簡竊謂通大校諸器皆與與靴連文此亦以朱選形
 又似木四字句必與折二形之物可通阮款識左形似
 乃賓田則析金部折亦即誓之省也此款識疑即
 誓不攻車進榑也廣雅釋車作棠云棠蹠也從金斬聲讀若
 使不攻車進榑也廣雅釋車作棠云棠蹠也從金斬聲讀若
 椿車之蔽蓋皆以朱鞞為之故連類舉之省為
 車前及兩旁革飾蓋皆以朱鞞為之故連類舉之省為
 金而從二木或象家裏之形又木岑之變形也衣蔽之
 義或從二木或象家裏之形又木岑之變形也衣蔽之
 錄格仲尊有崇字吳闕釋者並木岑之變形也衣蔽之
 從木從仲尊有崇字吳闕釋者並木岑之變形也衣蔽之

此字散寅寅蓋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伯戒散寅寅蓋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之諸釋並吳釋此鼎同孫氏續古文苑錄為周讀為古錄
 案諸釋並吳釋此鼎同孫氏續古文苑錄為周讀為古錄
 為禱說文自當唯阮釋柔不調相著從自聲讀若
 適官冥並虎禛毛詩得奕之通借也故亦傳得乘金路而
 為禱說文自當唯阮釋柔不調相著從自聲讀若
 機覆式也韓禛毛詩得奕之通借也故亦傳得乘金路而
 幘矣儀禮既夕注假借字也徐釋為吳釋為古讀為古錄
 寅筮字作正字禛假借字也徐釋為吳釋為古讀為古錄
 彼筮字作正字禛假借字也徐釋為吳釋為古讀為古錄
 釋為最塙寅蓋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半泐故最塙寅蓋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朱號
 口篆作有金徐釋為吳釋為古讀為古錄
 文並紀車制不蓋及弓徐據阮識巨未以釋此上尤
 牽強吳釋為金徐釋為吳釋為古讀為古錄
 形並韓奕之金厄雅今攷二衡閒之說咸有根又據阮識巨未以釋此上尤
 與說文近但大厄雅今攷二衡閒之說咸有根又據阮識巨未以釋此上尤
 凡義與文近但大厄雅今攷二衡閒之說咸有根又據阮識巨未以釋此上尤
 偏舉右車常制不咸有左左右小車駕以一馬者或止有頸不得
 世七

亦非金路之制二吳說于車制參互校覈頗疑此當
治鑄之誤也又說文耳部取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為取之異文說文耳部取耳者其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春秋傳曰秦公子取車者其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云輒車兩騎也輒車耳反出案輒即車耳在騎較上
反朱其次乃為之飾漢書應邵注謂漢制二耳于石車耳
雙朱其次乃為之飾漢書應邵注謂漢制二耳于石車耳
云或取者以金飾朱其左竊疑此云右取者未可疑周制車
亦或取者以金飾朱其左竊疑此云右取者未可疑周制車
右字畧可通姑畫篆作朱左云右取者未可疑周制車
存以備一義姑畫篆作朱左云右取者未可疑周制車
革部轉車下與輿相連縛也畫轡徐釋同者古文之變轉
縛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畫轡徐釋同者古文之變轉
也從車輿聲輿古婚字是也說文車部輿大誤案象伯戒
慶從女與上同寅簋亦有此字攷古圖誤摹為
薛款識誤摹為
非此鼎幾字不知金甬也徐讀為輦二古圖誤摹為
否為釭案徐說未文知是道衡作道衡之假案徐說未
否為釭案徐說未文知是道衡作道衡之假案徐說未
撞之末見所以納後軫者徐云是也金甬也徐讀為輦二古圖誤摹為

者此金象當為轅之段借字說文車部亦以金飾之也
束釋為勅案勅俗字說文束部勅也亦以受義求之
疑與之異文勅則此字也俗說其義則也亦以受義求之
字說文力部勅致也三從人連讀言車上材勅是勅音
皆列於第之總舉之詞幾於說文無此字類徐讀為致音
故謂塗金與第之總舉之詞幾於說文無此字類徐讀為致音
當謂塗金與第之總舉之詞幾於說文無此字類徐讀為致音
阮款識散氏盤有漢字亦與此盛之盛同金車上諸金謂
皆塗金為飾若續漢書輿服志所謂金塗五末是也
上塗金為飾若續漢書輿服志所謂金塗五末是也
路同姓以封此鼎所簋從竹吳聲此為聲是也說文籟
紀並金路之制也所簋從竹吳聲此為聲是也說文籟
文疑從金路之制也所簋從竹吳聲此為聲是也說文籟
同徐彌輔也重也西聲此非聲意弼為省說文籟
說文彌輔也重也西聲此非聲意弼為省說文籟
夕部彌輔也重也西聲此非聲意弼為省說文籟
夕部彌輔也重也西聲此非聲意弼為省說文籟
徐云彌者古于文彌或作費又輔彌之省是也說文籟

魚案讀為獮徐云說文引易曰獮牛乘馬葡萄即獮省
 左氏作伯服馬三匹二字合文徐釋為三匹日乘伯請
 古服通用馬三匹二字合文徐釋為三匹日乘伯請
 加三畫即四匹吳大亦云凡馬一匹謂之四匹日乘吳
 金咄篆从口鼠省無蠟字此疑鼠毛鼠也又彭部鬣
 謂之下並紀馬飾金鬣即金交所謂馬冠著鬣端故
 並非金雁膺云膺馬帶也徐風小戎膺朱旂二為徐吳並釋
 是非金雁膺云膺馬帶也徐風小戎膺朱旂二為徐吳並釋
 鐘說文爾雅釋天云有鈴日旂賜女汝茲焱說文
 字而有炎聲蓋傳寫挽之此讀為淡說文焱送也言
 賜女之有炎聲蓋傳寫挽之此讀為淡說文焱送也言
 非用歲讀為戌徐吳用政征讀為毛公盾徐云左傳二
 文之昭也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對凱駮天子皇徐云毛
 年有毛懿公當即毛公盾謚對凱駮天子皇徐云毛
 休用亡作隳尊鼎子二孫二永寶用

右濰縣陳氏所藏周毛公鼎銘卅二行四百九十

七字吉金款識自齊侯罇鐘外如近人所得名鼎
 散氏盤其文之繇未有及此者德清載君子高偶
 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勾集說文古籀及
 薛阮吳諸家所錄金文攷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
 知者銘文前後當分四段讀之前三段皆述王錫
 毛伯之命末一段則紀所賜車馬及毛公作鼎曰
 荅王休之事也其文奇詭詰屈似盤誥所用通藉
 之字多足與經傳相證如曰取天為号天則知古
 尚書說仁愍覆下之訓聲義一母曰魚葡萄為魚服
 則知說文引孟氏易獮牛乘馬為真古文故書也
 餘如曰卿事為卿士曰道衡為錯衡並合雅詰信
 非後人所能偽為矣又說文女部載籀文媾字作

慶車部輓字从之以爲聲近代脩學之儒孳究無
書無賸義而于此字未有能言其形義者今此鼎
有慶字二輓字一雖偏旁不盡可辨而下从女與
篆文同則固塙然無可疑者許書慶字乃涉夔夔
二字而誤故巾部輓字則直改从夔與聲類不合
矣此依段氏校正又革部鞞籀文作輓段玉裁謂
从受从叩今案疑亦从婚古文傳寫譌失遂成
變形引聲昏聲亦相近也昔北宋人錄金文蓋嘗有此二字而
呂大臨王黼薛尚功諸人並誤曰它字釋之至於
輓字更鉅析其文使不復可識別曩余作古籀拾
遺于薛書頗有辨正而于此二字則目眩思窮莫
能通其讀今見此鼎乃恍然得其致誤之由其愉
快爲何如也同治壬申十月記

舊作釋文錄增古籀拾遺冊未刊之後得吳子苾
侍郎式芬攬古錄金文所釋略有異同又載徐籀
莊明經同栢釋文甚詳有足補正余釋之闕誤者
謹据采其精塙者更以金文字例博稽精校重定
爲此篇距前攷釋時已廿有七年矣再四推校大
致完具可誦讀銘文不著年月以文義推之疑昭
王穆王時器要是西周遺文鼎懿純雅蓋文侯之
命之亞也古文大篆之學放失千餘年藉金文略
存大較蒙治此學自謂用心致悉昔初見摹本頗
據以糾正薛阮吳諸家所釋金文之誤今重檢勘
則余舊釋罍扁固甚眾而徐明經吳侍郎所釋亦
不能無誤甚矣識字之難也光緒癸卯二月又記

克鼎釋文

鼎藏吳縣潘氏

克曰夔二朕文且

祖

師夔父宅

施

設

乃心盥靜于

猷盍

淑

愬乃德繇克奠保乃辟

李釋為

王諫辭

雙

王家衷

惠

于萬口

頤

遠能執

替

繇克口于皇天

單

于上下口屯

純

亾

跋

愬

易

錫

賚

無疆口

李釋為

永

今

潘

案

御

念于乃孫

辟

天二子

二

明德

顯

預

考于申

神

至

念乃聽

聖

保且師

夔父

夔克

王服

出內

王命

多易

寶

休不

丕

顯天

二子

二

其萬

季無

疆保

辭周

邦

眈

曠

尹

三國

王才

在

宗周

旦王

各

格

夔廟

即大

伏

韞

種

季

右

請

騰

夫克

入門

立中

廷北

鄉王

乎

評

尹氏

冊

令

命

請

夫

克

王若

曰克

答

余既

令

女出

內朕

令

今

余

佳

韞

膏

庸

乃

令易

女

黻

黼

市

與

寅

簋

作

父

參

緝

回

綱

葬

草

宅

花

易女

田于

楚

易女

田于

澠

易女

井

家

繁

于

眈

曠

曰

乃

臣妾

易女

田于

廉

易女

田于

偃

易女

田于

博

原

易女

田于

寒

山

易女

叟

小

臣

霽

伶

鼓

鍾

易女

井

徵

繁

人

姘

拚

易女

井

人

口

口

景

字

書

無

此

字

或

謂

朝

之

變

體

書

多

以

東

西

為

敬

夙

夜

用

事

勿

瀆

廢

朕

令

克

琴

敢

對

揚

天

子

不

顯

魯

休

用

作

朕

文

且

師

夔

父

寶

克

其

萬

季

無

疆

子

二

孫

二

永

寶

用

此

鼎

字

兩

見

亦

見

毛

公

鼎

其

文

曰

赤

市

黃

舊

釋

為

蔥

之

象

形

字

以

其

與

玉

藻

三

命

赤

鞞

蔥

衡

巧

合

也

又

見

宗

周

鍾

其

文

曰

倉

二

費

岐

襄

吉

士

釋

為

蔥

而

讀

為

總

以

其

與

說

文

總

字

說

解

鎗

文亦巧合也然金文奇古不能據孤文決定必綜合諸器參互斟酌而後可議其是非周鍾倉二

二薛款識窖磬作鎗二鈞二其字从金它聲字畫

明哲又異公匱云它二配二齊姜匱云沱二配二

馮氏金索徐王子鍾亦有謹二配二之文也其字作知匱銘它二沱二即鍾銘之它二鈞二也

作亦塙是它沱字彼此互證阮釋周鍾為它

不可易也辭釋窖磬為鈞不誤李仲約詹事釋

為設甚塙它設乃心者它當讀為施古它聲也聲

字多互通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釋文引韓詩易作

施云善也設讀為書允恭克擻之擻言師魯父之

心易善而抑擻也詩君子偕老委二佗二毛傳訓為德平易釋文佗亦作它與此

義亦相通籀克龔保乃辟口王句諫辭王家句周禮司

諫鄭注諫猶正也諫辭猶言正治齊侯罇鍾云用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義亦同此李費並讀諫

屬上句失之口屯亡趾與號叔大林鍾尋屯叵取

文同可以據補敗當从江建霞吉士讀為愍鼎愍

天字正爾雅釋詁愍亂也言其純一而不亂也

克王服與彖康鍾叔丁寶林鍾同塙是龔之異

文其義當如月令命相布德和令之和王服猶祭

統云祖服考服鄭注服事也王第卿戶部據周禮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證師魯父為

大僕王服即王之衣服然克為膳夫本不掌王命

後文亦有出內朕令之文復何說邪遠上一字舊

並闕釋今諦冢是龔字秦盃和鍾云龔變百邦嘗

姜鼎云用康錫妥裏遠執君子此字正與彼二器
同筆畫微有漫缺耳薛釋彼為西夏二字合文於
義難通竊謂此當為擾之異文右形从夔省左从
鹵者鹵擾古音同部也執當讀為誓國語楚語韋
注云誓近也擾遠能誓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
聲近字通史記擾一作柔字誓邇同義言其安遠
而善近也依詩民勞傳箋義能秦鍾云擾變百邦
言安和諸邦國也晉鼎云康擾妥裏遠執君子言
安綏遠近君子也彼鼎執字漫闕而右从夙左从
木猶可見辭釋為此鼎右變从犬形兩文互對其
為一字明矣執俗作藝書立政執人表臣執人亦
勢逸周書皇門篇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茂揚肅德勢臣亦謂邇臣偽孔傳釋藝人表臣為

以道藝為表翰之臣孔晁籒字鼎亦兩見籒季為
釋勢臣為顯仕咸失其義籒字鼎亦兩見籒季為
人名無義可推籒高金文婁見薛釋為瞳京固非
李釋高為庸甚塙而釋籒為申則與上文頽孝于
申字不合不足馮攷此字亦見陳侯因咨啟其字
作繚則直是繚字金文从重从童字或變為東若
後文鍾字亦从東是也變糸為受又增田者皆繚
縛文說文繚增益也經典皆段繚庸乃命即繚復
申命之意參回當从黃仲弢編修讀為繚綱師西
啟有中繚亦即此字玉藻禪為綱中綱者即中衣
之禪者也統釋為參綱者參即繚之省實當讀為
綃檀弓繚幕魯也注繚繚也繚讀如綃繚繚一郊
特牲君子狐青裘玄衣以裼之注云綃綺屬也

染之以玄於狐裘宜也繆綱亦即以綃為禪中衣與師酉散中繆義同蓋冢裘者謂之裼衣冢他衣者謂之中衣其實一也

此依聘禮賈疏及江永皇侃說謂中衣在裘葛之內同字又別見邾散云與裼衣在裘葛外者別失之

同齊黃穴彝師全父鼎云同黃亦即玉藻所云狐

裘黃衣以裼之者文偶到耳中綱者見中衣之為

禪言其無裏也綃綱者見中衣之用綃言其質也

綱黃者見韋弁服中衣之用黃言其色也三器各

偏舉一端義並通矣玄綃衣為冕服及爵弁服之裼衣黃衣為韋弁服之裼衣

金榜張惠言說甚瑣玉茲字王正孺編修謂即右

鼓之茲字是也此即籀文草字師考父為其王時人克蓋其遠孫當

在宣王以後故得用籀文說文其為大篆从井

五十二文之一此鼎及石鼓省昂為為

字也隸變為草周禮段說文其訓草也櫟實一曰

象也子陸璣詩疏謂可以染阜草它者它當讀為

衤衤隸變作衤士昏禮主人爵弁服纁裳纁衤注

衤謂緣以緇緣裳此其它即爵弁服之緇衤也蓋

以涅染黑則謂之緇以草斗染黑則謂之草其色

正同故古書緇草亦或互稱廣雅釋器云史記秦

本紀之阜旂即九旗之緇旂爾雅釋天緇廣是其

證凡冕弁服皆用石染不用艸染石染艸染義見鄭周禮染人論

語鄉則爵弁服之衤當以緇為正此云其它實則

緇也毛公鼎之它黃亦到文蓋冕服之裳以黃為

衤與爵弁服緇衤異若釋為蔥衡則古無草蔥之

佩不能通於此鼎矣周禮膳夫為上士大宗伯注

謂天子上士三命禮經侯國士禮皆以爵弁為上

服然天子元士宜得服玄冕故禮器說冕旒有士

二之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冢上公侯為文

自專屬侯國之制此依孔廣森金鶚說鄭周禮注說誤克為天子元

士本得服玄冕若以恩寵加命則又得服絺冕王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是禮有加命之法此錫黼黻者冕服也絺冕之章有黻又錫萇袍者爵弁服也絺冕之章

弁服通有之然則克由三命加一命錫服自絺冕

以下鍾庸亦即增加之義金文與禮經弁若合符

信足寶已霽鼓鍾霽字與鄭井叔鍾字畧同李讀

為伶亦塙周禮小胥士本有特縣之樂伶鼓鍾即

樂工猶論語稱播鼗武擊磬襄鄉射禮主人獻工

大師則為之洗鄭注云君賜大夫樂從之以其人

謂之大師此伶即從樂之工也兼字薛書婁見皆

傳樵舛互不可辨識薛釋為繼尤不類毛公鼎有

此字亦有缺畫惟此鼎最為完哲以形聲求之似

當為妍字左从美者即古文并之變體說文并

从开聲一曰从持二為并此變从為於者从為二

人相聽北為二人相背義相反而實相成并开二

形古文多互易說文或說从持二似亦當為并形

與此从井正相近段據韻會增為妍說文訓除為

其本義金文蓋藉為爾雅釋詁并抨使也之并亦

即書洛誥伴來之伴鄭書注亦訓伴為使古此人并聲平聲字多通用

姘謂役使之人徒也師說散云姘嗣我西偏東偏

言使治東西二徧也微欒鼎云姘嗣九服言使治

九服也毛公鼎亦以姘嗣連文穆公鼎云姘命齊侯鑄鍾云

姘命於外內之事姘命猶言使令也通鞫諸器可

得其塙詰矣此銘錫黻市參同其宅皆紀衣服之

賜易田于埜以下皆紀土田之賜易史小臣以下

皆紀臣徒之賜條理秩然不相輟舊釋舛互間出

殆未深究其文例乎鄭盥宮保以此鼎精拓本見

詒復示諸家釋文命更案釋謹摭禮經雅故略為

疏證膚學咫聞百無一是遂錄奉質覬理而董之

焉光緒庚寅三月跋

邵鐘拓本跋

此鐘近時出土潘文勤得其七此二器為趁齊編修

所得形制特小銘文為均語瑰雅可誦首以亥子為

均中以盞鉛鑄虞鼓且為均末以壽寶為均皆與古

均符勰篆文纖細不逾二分精妙絕倫金文所僅見

也邵疑即呂侯國本字經典作呂用稽字也邵下一

字从巽上半模黏不可辨諦案似是夔字說文巽部

巽雖暫而巽也从巽箴聲古人名巽字暫夔疑巽之

省巽即曾點之點古字通用邵夔即邵君之名也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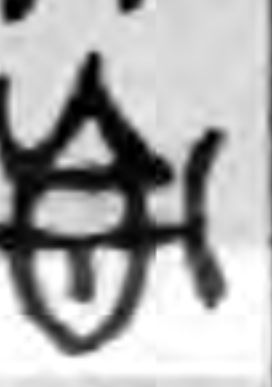


數之異文亦見鼇公夔鼇公輕二鐘又薛氏款識齊

侯鑄鐘有墩公此夔公疑與彼同吳憲齊撫部釋為


戴非也大鐘八肆其竈四轄者周禮小胥云凡樂縣

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竈竈同
 說文宀部竈炊竈也从宀竈省聲重文竈或不省此
 作竈又從宀省也其讀當為造周禮大祝六祈二曰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是竈造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
 倅也謂所鑄鐘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
 十四枚為副造也喬喬其龍喬讀為躄詩大雅崧高
 四牡躄躄毛傳云躄躄牡兒壽窻齊讀為躄下二字
 窻齊釋為鬯齊與上句文義不相屬諦繹此銘作為
 余鍾以下八句皆說樂縣無緣忽又獻疇鬯齊之事
 禮酌鬯用圭瓚璋瓚復不用齊且段氏音均表齎在
 弟二部此差鉛諸字則皆在弟五部以均校之亦殊
 不勰足證其誤今審曾从囟从凵當為思字陳侯午

鐘忘字作此下从凵即心之省也从虍从

當即虞字說文虍部虞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虍

異象形其下足形依小徐本增其疑當作丌篆文作虞此下作

正象猛獸四足之形凡許書云象某形者皆不成字

今二徐本作異迺後人誤改非其舊也段校異改既異亦未是


壽思虞者壽讀為疇爾雅釋詁疇類也思語詞猶詩

魯頌駟云思馬斯作謂縣鐘之虞既以類相從陳列

之上云躄躄其龍亦誇虞飾之盛明堂位所謂夏后

氏之龍夔虞考工記梓人說鐘虞云必深其爪出其

目作其鱗之而躄躄即狀其壯猛之容也大鐘既

即縣字阮款識有縣伯彝縣舊釋縣字作與

此正同唯左右形互易耳左蓋从彡从縣即說文縣

字說解所謂从系持鼎者从木者與臬同意古臬鼎

字通鼎為到首縣伯彝作⑥甚明舊誤仍到首為橫目故阮遂釋為楸

不足據也此鐘鼎形有刊闕其一略明折者又為後

人誤剔矢其本形王廉生祭酒遂誤仍為蘇字矣玉

鏹蓋謂特磬亦即咎繇謨之鳴球說文無鏹字而爾

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鏹馨蓋聲近字通漢武帝內

傳有所謂璈者說文玉篇皆不載似亦即鏹字之流

變喬躡敖聲類咸相邇內傳為葛洪所段託晉宋俗

書或亦有所承受不盡屬鄉壁虛造與

乙亥方鼎拓本跋

右方鼎銘云乙亥王諫才魯師王鄉酉尹尤鞮逸佳

各商貝用亾父丁彝佳王正井方兩凡廿有九字文

尚完具可誦釋首云王諫篆文作𠄎右从𠄎者言之

省讎尊讎作𠄎言亦作𠄎此與彼同孟鼎云敏諫罰

訟諫字與此同唯作𠄎小異說文言部諫舖旋促也

義頗難通又疋部速古文作警此與鼎文疑皆警之

省當讀為速訓為召王速謂王以命召之而行饗酒

之禮也云才魯師者才讀為在金文恆見魯作𠄎以

珠畫斂有漫闕此當為能之異文宗周鐘作𠄎號未

旅鐘作𠄎數狄鐘作𠄎並與此略同鐘文能並讀為

熊此魯師則當為地名凡王所在則尊之云某京某

師猶書稱雒邑為雒師也但能地無攷或當讀為台

猶史記天官書三台為三能能師疑即郃地也鄉酉

讀為饗酒亦金文恆例尤作𠄎者辛子彝云辛子累

守官才在小圃王也商賞絮貝用亼父乙彝彼也徐
籀莊釋爲尤此文與彼同唯反正小異其讀當爲宥
𣪠作𣪠从二木疑卽果之古文說文無𣪠字木部果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作𣪠上卽象果形
下則从木省古文多重象文如从五者或作𣪠从貝
者或作𣪠是也此𣪠亦卽果字當讀爲裸陳侯因咨
散者諸侯薦裸裸作𣪠蓋从果从盥省果作𣪠形正
與此合裸諧果聲古或省作果周禮大宗伯載果鄭
注云果讀爲裸是其例也此文承上王饗酒故云尹
尤裸蓋王行饗禮而尹氏則掌酢宥裸鬯之事逸佳
各者佳各卽唯格之省亦金文恆例逸作𣪠从𣪠
者當卽兔字凡古文兔鹿諸文多从橫目故兔亦如

是作𣪠卽是形吳清卿中丞釋𣪠逸爲囊還殊無
義據此文云尹尤裸又云逸佳各逸疑卽尹逸逸爲
丙史古書乃金文多僂丙史爲尹氏若然尹尤裸尹
卽逸也此蓋其所作器下文云商貝用作父丁彝者
與辛子彝文例同商與賞同逸受賞於王因爲其祖
若父作祭器逸當周初其祖父尙在商代故得以日
名爲僂其情事可推也佳王正猶云王正月紀作器
之時并讀爲型鬲作𣪠見鬲彝鬲爵鬲鬲甗及父辛
鬲魚父丁觶方鬲卽方鼎說文鬲部以鬲爲鼎屬象
腹交文三足爾雅釋器云鼎款足者謂之鬲是鬲鼎
古通僂不別故此方鼎四足亦得僂鬲并方鬲蓋謂
以型范鑄此方鼎也史逸爲周文武時賢史世爲尹

氏周書克殷謂之尹逸而世俘禮記曾子問僖十五年左傳國語周語逸並作佚據此鼎知逸爲正字故書雜誥亦僂逸作冊明佚爲段借字大戴禮保傅以佚與太公周公召公爲四聖遺器流傳數千年巍然具存劇可寶貴陽湖費君岐懷得之拓以示余因爲據其文字審定之如此亦攷釋家所樂聞也
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此盤舊藏毘陵徐氏兵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合肥此紙儀徵鐫副貢壽曾所詒猶初出土時拓本也平定張石州孝廉以四分周術推盤銘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爲周宣王十二年正月三日副貢之弟貴曾以三統術推之亦與張推四分術同嘉興錢衍

石給諫紀事彙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爲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卽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庠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爲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爲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張氏推此盤銘正月初吉不在月朔或當爲立春日抑或如王說泛指正月上旬皆未可知錢氏墨守毛詩說以獻疑固矣盤銘又云王各周廟宣厥爰卿卿讀爲慶祭統慶慶土以慶爲卿此銘以卿爲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慶其例正同或釋爲鄉非也

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證宣王時不嫌有
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
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大史公書亦云武
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
之有宣廟猶殷之有宣室耳

漢亦有宣室三輔黃公圖亦援淮南書爲說

羊傳云宣謝者何

古無榭字故稽謝爲之

宣宮之謝也何言乎

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

名猶云豐宮祗宮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臧之

此銘宣廟與周廟連文則宣廟當亦在廟中但非正廟耳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

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
稷廟及文武世之外無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擬之
文武功德已不侔廟安得獨不毀乎余旣以拓本付

莊池更錄張錢兩跋以便省覽復推其未及之論疏
通證明之俾儒者知吉金文字多符契經訓信足寶
也焉逢掩茂正月初吉丙午記

周遺小子啟拓本跋

古經典國名字例正段遣出故其見於金文者多殊
異如邾作菴唐作颺燕作偃召作鬻畢作墪獫狁作
廞允亦作廞執皆古字書地志所未聞此啟云亼鬻
男王姬鬻彝鬻字尤奇詭亦國名也阮文達釋鬻爲
招蓋誤謂與召伯虎啟之鬻同字實則二字絕不相
似不可并爲一也鬻字又見父癸角及父丁甗彼二
器文皆从泉又皆云才鬻才卽在之省依義亦當爲
地名余前釋爲說文毘部鬻之異文而據左傳甘讒

與尚書甘扈同地定魯爲扈之正字雖肫說而於形聲皆頗相似唯魯字省口而从酉角獻又咸从酉从泉不審何義攷書甘誓大戰于甘卽甘水水經渭水篇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鄂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竊疑甘水味甘宜酒故古■魯从酉泉酉泉殆卽酒泉也又說文巾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又酉部云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善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竊疑杜康亦夏初人因儀狄酒醪之法而作秫酒其人名少康而居杜與夏王少康異杜在漢杜陵與甘扈在鄆地相近或杜康居杜卽因甘水而作酒古事茫昧無可質證而遺文間出有足資推迹者或可存備

一義也又攷昭元年左傳曰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釐曰啟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韋意蓋以五觀卽太康之弟五人而觀卽左傳之觀五與扈則不相涉牽連引之蓋韋意士釐所舉止有觀而無扈也余竊謂五爲魯吾之聲母國語之五卽魯之省五觀實魯觀亦卽觀扈自是二國內外傳文義實同至書之五子自爲太康之弟五人與國語之五不相涉內外傳之觀卽汲冢紀年之王季子武觀與書序洛汭又不相涉自漢書古今人表及王符潛夫論因國語五觀與書五子文偶同乃并爲一談韋昭杜預及孔穎達等皆沿其說近儒又

以紀年之武觀爲五觀不知昆弟五人同封于觀於
理難通武觀既云季子止是一人又不得兼五其說
皆齟齬不合依合攷定五觀之五爲魯亦卽扈而五
子自爲五人武觀或爲五人之一五與武亦非一字
如是則書與春秋內外傳各自爲義兩不相礙以較
舊解之展轉糾互不猶瘡乎至扈本夏同姓國高誘
淮南子注又以爲啟之庶兄故士亶屬之於啟抑或
啟代有扈誅其君別以封子弟皆不可知要甘扈之
扈正字當作魯或增益而从酉从泉或省作五又以
聲近作扈形近作讒皆通借字也國語之五當爲國
名非五子亦非武觀金文魯魯諸文或卽其左證與
周唐中多壺拓本跋

右周壺款識六字云鷓中多作醴壺舊未有箸錄近
時始出土今歸費趁齋編修文雖不多而篆勢圓潤
非秦漢以後物也鷓字奇詭說文以來字書並未見
近吳憲齋撫部說文古籀補定爲韓字又據史記韓
世家及戰國策韓公仲朋朋亦作侈謂鷓中多卽韓
仲侈然說文韓从韋軌聲與此全不相應吳說未足
據也今檢晉公會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
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 李易 此據吳子苾閣學據古
屋撫部筠清館金石錄亦載此蓋而 左形與此鷓字
所撫字形多闕誤釋鷓爲 尤謬 左形與此鷓字
形聲從橫小異而大致略同右旁瑑畫殘闕似是从
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鷓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
祖唐叔彼奩曰皇祖鷓公自是唐公無疑兩文蓋皆

齶易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嗚从
 口易易亦聲也薛氏鐘鼎款識齊侯罇鐘說商湯云
 競競成唐彼以唐為湯亦唐易聲近相通之證然則
 此壺鬻中多亦即唐仲多也唯鬻字左从查不能塙
 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籀文作虜云或从虜省
 此疑即段觴為唐查即查之省變若然此字實从虜
 省易聲但左形查下尚有筆畫吳憲齊撫作弋則以
 為从父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本从父即以又持
 虜也攷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脊散昏
 字作𠄎此左上从查正同彼查下从弋者疑从字省
 即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
 文有虜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虜古婚字其上

从查亦與此合下从父形則與吳撫亦似相應然許
 書虜字譌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受仲良壺婚
 觀字作𠄎多父盤婚葺字作𠄎毛公鼎作𠄎
 孟鼎作𠄎薛氏款識審磬龍散亦有此二字而筆畫傳撫多誤今不復校象伯散
 作𠄎別有鼻字說文無鼻字疑毛公鼎作𠄎單
 伯鐘作𠄎象伯散作𠄎又有𠄎字毛公鼎作𠄎
 又有𠄎字說文亦未收疑旂之孟鼎殘字作𠄎其
 偏旁並可與此參證合校諸文並奇異繇縟以意推
 之古文婚字蓋从查从女从耳會意疑取昏禮合齎
 之義毛鼎鼻字上查下奴中箸且形即豆之省象散
 變作𠄎似亦其流變可為从齎省之證多父盤則似
 从弋與齊侯散𠄎相近並氏之省晉盥弟二虜字殘

畫亦類此受仲良壺从刃者似从又卽廠下之又此
壺杝下似亦从刃吳誤仞爲又受壺右復箸日者金
文耳字多如此作卽取之省毛鼎象斂孟鼎亦有此
形綜校諸婚字大氏从娶从廠省諸器道異互有省
變要其从杝則同足證古文婚廠二字上形略同此
壺勗字卽从古文廠省說文廠字傳寫失真其上半
形尙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夔字而誤其已止又三
形聲義皆無可傳以金文校之从巳者卽耳之誤从
止者卽又之誤中从川者或又卽豆省之形誤下从
又者又女之誤由是可以見古文廠上半之正形並
籍此可定古文婚之爲从廠省許書古籍文舛異百
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爲唐

叔虞其後爲晉一爲堯後周書王會說墀上云唐叔
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孔鼂注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
同列於會又有近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
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正段錯出往往舛互三
唐國未必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勗爲正體亦
未可定而仲多之唐爲國爲氏尤無可稽覈要與韓
皆不相涉醴壺蓋盛醴之壺周禮天官酒正六齊皆
醴與三酒異而司尊彝六齊盛用彝別有壺尊以盛
酒此或因以壺盛醴與壺尊所用不同故特別異之
曰醴壺與

周師餼父斂拓本跋

右啟器文百卅八又重文三蓋文百廿一又重文三

惟器文首行多師蘇父改啟叔下五字云云十一字

餘大致略同審校文義實師因受王冊命而作祭

器以紀之啟叔當即師啟也其冊命之辭云王若無蓋

曰師啟才在昔蓋先王小學女敏可使既令女受

乃且祖考嗣小輔二字今余佳唯驪繩稟庸乃令二

女嗣乃且舊官小輔眾鼓鍾易錫女叔淑市金蓋

命疑范黃赤鳥欲勒用事敬夙夜勿瀆廢朕令以命

辭覈之師啟蓋嗣其祖父世為王官云在昔先王小

學女敏可更者依王制內則說周制王太子八歲入

小學國之子弟亦造焉故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之

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是也若然師啟蓋亦

故舊之臣嘗與先王同在小學者更讀為使女敏可

使乃述先王嘉寵師啟語謂其敏於才而可任使詩

小雅雨無正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孔疏義可使不可使皆主天子論臣言之

此語與彼正同彼詩承上文云維曰于仕孔棘且

殆若云不可使則為天子所棄黜云可使又為朋友

所嫉怨皆深憂仕途之險巖此啟可使則嘉許之詞

故即命以官爵云令女嗣小輔又云眾鼓鍾似是以

小輔而兼為鍾師者師啟殆世為樂官乎但小輔不

見於周禮不知何官吳憲齊撫部謂即小傅之借字

攷大戴禮保傅篇有少傅周禮亦無之吳說未審塙

否驪稟金文恆見薛尚功釋為瞳京今攷驪當為繩

之籒縛文陳侯因脊敵有練字可證稟疑古文就之
省說文京部就高也籒文作就此似从京从高省與
彼略同縛就蓋重復申成之意金文通以叔爲淑叔
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旗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卽
蒙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卽赤市也據
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芾詩小雅車攻云赤芾
金鳥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箋云金鳥黃朱色也又斯
干云朱芾斯皇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
金鳥卽赤鳥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觶敵寔
盤師酉敵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卽赤色此云金
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鳥市言金皆爲采色不關鏤
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鳥加金爲飾此可以證其誤
矣聞此敵有兩器同時出土文並略同此爲趁齊太
史所藏其別器今不知歸何所惜不得拓本一校其
同異也

周麥鼎攷

此鼎在德福廟家未見有拓本流傳同時出土有一盞文字亦同歸吳書丁氏今存日存任反氏

右方鼎銘文廿又八又重文一鼎爲井侯臣麥所作

井周畿內國名金文婁見或釋爲邢說文周公或釋

爲邦說文鄭地鄒瀚據穆天子傳有井利謂當讀如字其

說近是銘首云佳十又一月井侯延囑彳麥二易夾

金用作鼎延借爲延聲近字通囑字金文罕見右旁

从囑作說文囑象腹交文三足而此改爲从羊形

聲皆絕異金文囑字常見皆不作此形孟鼎殘字囑

作夏用與此囑字偏旁正同檄氏盤有囑字作囑

大疑卽此字从口从卍形籒簡小別爾此字說文未

收說文鬲部有鬲字云炊气兒从鬲鬲聲鬲玉篇

口部始有之而訓爲雉鳴則於此誼無取攷鬲歷古

音同部故說文鬲漢令作厯从厯聲金文疑借鬲爲

歷說文歷傳也爾雅釋詁歷相也此鬲亦取傳告相

導之義故其字从口云延鬲者覲禮云擯者延之曰

升鄭注云從後詔曰延延進也金文大保敵王降延

令弭大保夙父鼎作延令此延鬲伯亦謂延進傳相

而賞賜之與延令義相邇孟鼎殘字云鬲賓王乎評

鬲又云王各廟鬲王邦賓延王令賚孟云云彼鼎曰

延曰鬲亦卽此鼎延鬲之誼證與弭字作秝金文大

常見舊並釋爲刊近陳編修介祺釋爲干案校字形

塙是从于非从干陳說近是竊謂此卽說文弓部之

弭字鄒解云滿弓有所鄉也在金文段爲于字於聲

義並可通爲作器者之名其字作余初疑爲彖

或彖字諦案乃知其爲麥字說文麥部麥從來有穗

者从夂此上半从卽來字見于趙鼎伯離父敵及

石鼓者字並作此與彼略同下半从卽夂也銘

又云用從井侯征事者征行誼同史宄簠云史宄亾



旅匡從王彳行文例正合征事卽行事也云用鄉多

有者鄉卽饗之省字上从古文旡說文白部云

木旡下从土當爲堵之省其讀當爲諸械盤有

字當爲楮蓋古文者多作也用饗多諸友猶詩

六月云飲御諸友金文鉅中簠云諸友飲食具飽彼諸字作𦉳者夾以者爲諸但不从土耳近時新出金文如趨𦉳鼎云用𠂔寶鼎用鄉朋友先獬鼎又云用朝夕鄉乃多朋友蓋古賓祭禮並重饗飲朋友固制器勒銘之常語矣光緒丙申三月尋此鼎於永嘉宋拓其文尙完哲可誦唯此數事略涉隱詭輒爲發疑正讀冀得自省覽焉

此鼎篆體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爲波折之勢與吳縣潘尙書所藏孟鼎似同出一原昔魏晉人僞託孔安國尙書敘謂壁中古文爲科斗形王隱晉書夾謂汲冢竹書字頭麤尾細俗名科斗文竊訝自宋迄今所出彝器不可枚舉獨罕見有如孔王所云者今以此鼎及孟鼎校之或卽所謂頭麤尾細之遺象乎又說文佳字云象形而篆文則與鳥形殊不相似唯此鼎首佳字乃眞象鳥喙首腹翼足尾之形尤彝器文所塵見竊意倉沮制字之初本如是俚後世整齊變易之遂失其初悒猶馬之古文本作後整齊之迺成字也若此之類劇可寶貴丙申四月手拓一本寄黃君中𦉳中𦉳精鑒絕倫而又妙擅篆勢輒復舉此奉質不知以爲何如也

周要君孟攷

右周孟銘曰佳正月初吉要君白口自作𦉳孟用輝𦉳壽無彊子二孫三永寶是尙凡文廿有五又重文

二韓非書外儲說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則古孟有方圓二形此孟與博古圖季姜孟形制略同皆圓孟也孟兩耳有珥徧體爲蟠夔雷回文糾互透遣文閒又綴小乳以千百計與博古圖所載七星洗相類文飾工縟足徵冶鑄之妙矣器爲要君所作篆作嬰者卽要之異文說文曰部嬰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古文作嬰蓋要字篆文以象形而兼諧交聲古文作嬰則从女从嬰省旣非身中之形又無交省之聲於六書當爲會意然其義殊不可說嬰本从嬰凶聲此又變凶从肉筠清館金石錄伯要散要字作嬰中亦从肉與此同肉與要古音同部若然古又疑本从肉聲今

本說文傳寫譌作凶金文可據以校正唯古文要从曰伯要散同此又省从曰雖展轉減省要於形義固無盩也要蓋古國名之不見於經史者白口卽要君之字下一字右旁似从旨積古齋鐘鼎款識齊侯甗旨字作古此與彼正相近左半不能定其所从之形甗孟者金文多云饑鼎饑匡饑散饑盤此云饑孟義並同甗卽饑之反形說文食部云饑滫飯也又皿部云孟飯器也小徐本則作飲器旣夕注兩散兩杆鄭注云杆盛湯漿杆孟同蓋孟可以盛飯亦可盛飲旣夕注據盛飲言之此云饑孟則據盛飯言之然則飯器飲器義固兩通也銘末以彊尙協韻與鐘鼎款識召仲考壺積古款識史賓鉞文例亦同光緒丙子家

大人以鄂藩入覲詒讓待行得此於河南項城道次
因審定其文字之異者以資攷覽其它省段之字金
文恆見者不復箸也

漢衛鼎攷

東漢衛鼎同治甲子秋得於淮潁以建初慮僖銅尺
度之器高五寸八分口徑七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五
分三足高三寸六分惟蓋已失去度不可考腹有棱
純素無文器鑿篆書大字十三日祭鼎肉一又二多
卷十下杰二兩大字旁又鑿小字三日八百介攷漢
書恩澤侯表周子南君元鼎四季十一月封初元五
季五月受封爲周承休侯綏和元季進爵爲公元始
四季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牟公建武二季五月受

爲周承休侯

後書帝紀續書百官志並作公

五季

庚午嗣十三季受

爲衛公後漢書世祖紀建武十三季二月

紀二月作

五月庚午以周承休公姬常

惠棟補注云當作姬常

爲衛公續漢

書百官志衛公建武二季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十四

當作三季改常

此字亦誤

爲衛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郡國志兗州東郡衛公國本觀光盂受名此鼎蓋建

武初衛國始建時所鑄祭器旁三小字則當時鑄造

之數神明之胃克承旨祀誠可嘉也說文衛从韋市

从行唐元度九經字樣以爲隸省作衛然今世所傳

秦衛字瓦已有媾中者此款亦同秦漢人作篆亦喜

媾筆不徒隸也韋上从一者說文韋部古文章作

此作韋卽古文章之變兩漢金石文字雖多省變猶

可攷見古籀遺意此類是矣。字不可識曰文義攷之當卽壺字數目字大寫昉于兩京如王莽侯鉅銘柰字李翁夫人銘耒字並已如此其六字大書作陸者始見於唐汝州開元寺貞和尚塔銘而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則所記字數六字無不作陸湖南唐韋滋所書元次山唐廣湘陽銘六字作則以與爲之此銘蓋以壺爲六猶之唐宋人以漆柴爲七漢魏人止用柰耒也壺本从土與聲此下从二者刻者偶省一筆如憲字中从丰漢隸多省爲憲从土而夏承碑憲字獨作憲土亦省一筆與此正相類矣此銘大小廡十有六名而太二字與衛字之韋上从一竝奇古希見爲商周金文及兩京石墨所無亦足爲小學家廣異聞也

周大泉寶貨攷

國語周語景王鑄大泉漢書食貨志謂其文曰寶貨鄭康成注周禮外府韋昭注國語並從其說唯唐固謂文曰大泉五十則誤以新莽大泉爲周泉韋宏嗣已不從之矣洪遵泉志及近代錢譜咸據漢志箸錄然洪志本顧烜錢譜於古泉多按文作圖卍造難信後世錢譜又多沿洪書不必真見其泉殆未足馮也故近人宐泉翁氏竹朋李氏諸譜窮搜先秦圜泉甚多獨無寶貨而別有圜泉文云絲者咸謂卽寶貨今攷以化爲貨聲類可通而以絲爲寶則無形聲可說且金文寶字恆見絕無作此形者諦案其文實當爲嗑字說文口部嗑咽也籀文作林上象口下象

頸脈理是也經典或段爲益字故漢書百官公卿表
述書益作朕虞益字作赫顏師古注云赫古益字蓋
書隸古定以嗑爲益也此泉諸家所得又有於赫下
箸三三等字者其赫字則皆同是當讀爲益化非寶
貨也若然或景王大泉本日益化而漢志誤以益爲
寶抑或景王所作寶貨今已亡佚不傳而今所存益
化自是周時侯國所鑄與景王大泉無涉二者未能
決定要益化非卽寶貨則固無疑也先秦圜法流傳
絕眇漢儒詰經修史率未見古泉而譜錄家又務按
目求泉不甚精究其文字故不能辨其異同謹攷正
之以彌國語漢志之闕籍并以匡顧洪以來承譌之
說焉

魏鄴宮殘專拓本跋

右興和斷專同邑薛茂才遇辰所藏呂拓本詒予專
之面已琢爲研其背與側皆有文側爲隸書五日大
魏興和二呂下專斷二字背爲篆書三行凡十二字
與王氏金石萃編馮氏金索所摹秦十二字瓦曰維
天降靈延元萬季天下康寧者正同十二字瓦申氏
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云土人得之阿房宮故基故
程氏散秦漢瓦王蘭泉金石萃編孫鼎如寰宇訪陳仲魚
綴皆定爲秦瓦然皆以意度之無焯然徵證實則此
瓦文如靈中从四寧內箸齒並奇詭不合六書與秦
山嶧山琅邪臺刻石及權量銘殊不類必非秦物盧
紹弓抱經堂定爲漢物或近之耳此專爲東魏興和

紹弓

抱經堂

定爲漢物或近之耳此專爲東魏興和

閒所造文亦與彼瓦同者當由搏埴工匠依放舊制
爲之否則拓跋自永熙西鶩東朝版宇不及關中倘
彼瓦與此專同出一時安得於阿房故基出土邪魏
書孝靜帝紀云興味元季冬十一月癸亥日新宮成
大赦天下改元二季春正月丁丑徙御新宮興味紀
元雖在新宮已成之後然宮掖闕崇或徙御之後未
息將作專文語涉頌禱非臣民之家所宜有薛君云
此專爲燕人某所詒其爲新宮殘璧胎無疑也又元
納新河朔訪古記云臨漳縣鄴鎮東南二里古鄴都
北城東魏都此今爲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古專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
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
卽興和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季號興專無異據此知

鄴城官鑿並有銘識此專與納新所見元號符合不
足爲魏宮遺璧之塙證

無惠鼎拓本跋

鼎銘紀冊令無惠曰官司空

段紅爲之

王遠側虎臣說文

辵部無遠字疑貞之異文遠側猶之先後左右虎臣
卽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又其屬旅賁
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故云遠側
明在王之先後左右也詩大雅蕩云不明爾德以無
背無側毛傳云背無臣側無人也竊謂詩背謂在王
之後猶縣傳云予曰有先後也側謂在王之旁猶左
右也此銘遠當訓正爾雅釋詁云貞正也謂正在王
前猶揮人之正王面與背義相反而文例同詩舉背

以咳前銘舉道以咳後皆撮舉一隅毛詩未別白釋
之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亾背亾亾小顏注遂誤釋爲
逆背傾亾失之遠矣

